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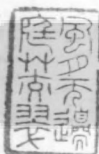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生民之什

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孔曰周公成王致太平制禮以王功起於后稷故推舉之以配郊天焉禮記稱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俱為其本可以相配是故王者皆以祖配天。蘇曰周公制禮推尊后稷以配天故為此詩言其所以尊之。朱曰此詩未詳所用豈郊祀之後亦



有受釐頌胙之禮也歟。段曰配天樂歌已見於頌祀主於嚴肅故其辭簡此殆大臣因祀事之餘推原其所以尊者與七月之辭相類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生民如何克禋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稷

鄭曰厥其也初始也。朱曰民人也謂周人也。毛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毛曰后稷之母。鄭曰克能也

○孔曰外傳云精意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禋也曰古者必立郊禋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郊禋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韋事使之帶弓矢于郊禋之前。段曰弓矢者男子之蓋祭天於郊而以先執弓矢奠其所生為男也。朱曰用天子之禮。○孔曰燕來主為產乳蕃滋故重其初至之日用牛羊豕之太牢祀於郊禋之神蓋祭天而以先禘者配之變媒言禘者神之也。鄭曰弗之言禘也。毛曰弗去也。去無子求有子。○孔曰除釁浴左傳曰禘社釁鼓檀弓云巫先毛曰履也。敏拇也。郭璞曰拇迹大指處。○朱曰以敏字繫於履帝武之下則歆字加於攸介攸止

全句之上皆不成文也。毛曰歆饗也。孔曰孫炎曰介者相

助之義。釋文曰震有娠也。毛曰震動也。孔曰

左傳曰邑姜方震太叔后。毛曰夙早也育長也。

王曰繇所謂民之初生則本由太王之興此所謂

厥初生民則本其由后稷而起也。鄭曰民賴五穀

以后者誰歟。是維姜嫄也。鄭曰姜嫄當堯之時為高

辛氏之世妃。孔曰謂其為後世子孫之妃也。未知

記諸書皆以姜嫄為帝嚳正妃。稷為嚳子。張融云

即如諸書之說。則帝嚳聖夫姜嫄正妃。配合生子

人之常道。詩何以但歎其母不美。其父周魯何特

立姜嫄之廟乎。朱曰毛氏謂后稷為帝嚳之子。

與史記等書合。鄭謂帝嚳子孫之子。則據緯書運

曆序言高辛傳十世四百年為說。李曰毛氏以

稷契為帝嚳子後世諸儒以世次考之。契十四世

而為湯。稷十六世而為武王。則是湯與王季為兄

弟。武王與大甲亦兄弟也。其相去者乃六百年。姜

嫄之後為兄弟之列也。世代繇不可得而知矣。姜

嫄之生后稷如何乎。乃禋祀上帝於郊。禘以祓除

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孔曰姜嫄得禘郊禘者

祀郊禘之時。時則有大神之迹。姜嫄履之。足不能

滿履。其拇指之處。王曰列子曰后稷生乎巨跡。

姜嫄履巨跡之拇。以歆郊禘之神。助祭而止。則娠

而生育其所生育。是為后稷。載夙則言其疾而不

遲也。朱曰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於天固有以異於常人也。然巨跡之說先儒或頗疑之。而張子曰天地之始固未嘗先有人也。則人固有化而生者矣。蓋天地之氣生之也。蘇氏亦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弘多故其生也或異。麒麟之生異於犬羊蛟龍之生異於魚鼈物固有然者矣。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學者以耳目之陋而不信萬物之變聖人則不然。河圖洛書稷契之生見於詩易不以爲怪其說蓋廣如

此曹曰夏之始祖由吞意故姓而子故姓似氏商之由禱於尼丘形貌肖似遂以爲名字焉。○朱曰毛公說姜嫄出祀郊禘履帝馨之跡而行將事齊敏鄭氏說姜嫄見大人跡而履其拇二家之說不同古今諸儒多是毛而非鄭然按史記亦云姜嫄見大人跡心忻然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則亦非鄭之臆說矣

誕彌厥月先生如達反他末不圻反勅宅不副反孚逼無留

音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毛曰誕大也朱曰此篇多誕字皆訓爲大後彌終

也鄭曰彌鄭曰終十月而生。○朱曰先生首生也

毛曰蒹嫄之鄭曰達羊子也孔曰說文曰達小羊子先生者也

韋昭曰羊子初生達小名羔未成年曰符大曰年
 ○王曰達之字從羊從彳○曹曰南州異物志云
 南海中有一種水鳥頭似鳥形乃蝦類婦人孔曰
 難產割裂而出者手握此物則如羊之易也
 羊子以生之易故比之圻副皆裂也楚世家云陸
 終娶於鬼方
 氏曰女潰孕三年不乳乃剖其左脇獲三人焉剖
 其右脇獲三人焉禮記曰為天子剖瓜者塤之是
 塤為裂也○曹曰若簡狄剖膏而生毛曰赫顯也
 契修已圻背而生禹則圻副者有之
 ○鄭曰康寧皆安也○朱曰居然猶徒然也○孔
 曰婦人之生首子其產多難此後稷雖是最先王
 者其生之易如羊子之生其生之時不圻剖不副
 裂其母故其母無蓄殃無患害天既祐令有身又

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朱曰上
 帝豈不寧不康我之裡祀乎而使我無人道而徒
 然生是子也

誕寘之豉之隘於懈卷牛羊腓符非字之誕寘之平
 林會代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
 呱矣

毛曰寘置也腓辟也字愛也○朱曰會值也○蘇
 曰覆蓋也翼藉也泣聲也○朱曰無人道而生子
 或者以為不祥故棄之○孔曰嬰兒未有所知當

為牛羊所踐今乃避而愛之。毛曰牛羊而辟人

者理也置之平林又為人所收取王曰平林非人所往來則又適

會伐平林者人而收取之又其理也故又置之於

收而生之以為適與人會而收之未足以為異

寒冰王曰猶至月而禮祀誕冥之寒冰。孔曰姜嫄以玄鳥

其生正當冰月故得棄之冰也大鳥來一翼覆之

一翼藉之。王曰冥之寒冰而鳥覆翼之則為異

甚矣。朱曰有此異也故收而養之。孔曰人往

收取鳥乃飛去矣后稷遂呱呱然而泣矣

實單實訐厥聲載路誕實音音音音菑菑菑菑菑菑

反以就口食魚世之荏而甚菑荏菑旆旆禾役穰

穰麻麥蒙蒙反莫孔瓜峽反田節嗶嗶反布孔

毛曰單長也訐大也。陳曰載路滿路也。說文

曰匍手行也匍伏地也。毛曰岐知意也嶷識也

蘇曰岐嶷嶷峻茂也朱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曰謂六鄭曰

藝樹也。毛曰荏菑戎菑也鄭曰戎菑旆旆然長

也王曰枝旗孔曰禾是諸禾之總名。毛曰役列

也孔曰種禾則穰穰苗好美也王曰成蒙蒙然茂

盛也王曰蒙嗶嗶然多實也。孔曰上既言收取

后稷此說其長養之事。蘇曰后稷之生其體實
長且大其聲則載於路也。朱曰滿路言其聲之大鄭曰能匍
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以下闕。



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曹曰凡
日蓄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奮
乃成熟也今后稷於豐草荒歲之地第治而播種
焉而其生則黃而且孔曰種之黃茂以下皆說嘉
穀茂盛故言黃茂以總之。朱曰后稷之穡如此

堯以其有成功於民封於郃使即其母家而居之

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孔曰郃國

此或絕滅或遷徙故以其地封后稷也。曹曰姜

嫄蓋有印氏女炎帝之後姜姓所封也本其所自

誕降嘉種維秬維秠反鄙維糜音維芑反古鄧之秬

毛詩集解卷之四

秬是獲是畝怕之糜芑是任音是負以歸肇祀

毛曰秬黑黍也秬一稔二米也孔曰郭璞云秬亦

秬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糜赤苗也芑白苗也釋草

糜作釁者同郭璞云釁今之赤怕編也孔曰言種

以怕王曰任者肩任之也蘇曰任負者皆負之也

○毛曰肇始也○王曰后稷既即有郇家室矣則

又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執孔叢子魏王問子

上天神異后稷而為之下嘉穀周遂以興答曰天

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

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備書

所謂稷降之於民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秬也糜也芑

也○蘇曰編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

而始祭天朱曰秬秬言穫畝糜王曰后稷始受國

為祭主故曰肇祀

誕我祀如何或春傷容或揄音或歛波戎或蹂音釋

之叟與所留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禮都

反以較蒲末載燔音載烈以興嗣歲

毛曰揄杼食汝臼也孔曰謂杼米劉曰蹂以脫其

穗。毛曰釋浙。星歷米也。謂兆米也。粳粳聲也。浮

氣也。有聲。蒸飯則有氣。鄭曰惟思也。孔曰釋

草云蕭荻。今人所謂荻蒿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

以脂。燻之也。脂祭牲之脂也。毛曰羝羊牡年也。

孔曰祭不用牝。釋畜云年牡物牝。郭璞曰。羝道

曰。物謂吳羊。白羝者也。是亦以牡為羝也。孔曰大

祭也。鄭周禮注曰。行山曰鞍。封土為山象。以苦芻

人云伏。瘞亦如之。鄭司農云。伏謂伏犬。以王車鞅

則此用瓶。亦伏。體較上。曹曰。其牲天子以大牢

大夫用酒脯。鄉。傳火曰燔。孔曰。謂加貫之。加于火

曰烈。孔曰。即今朱曰。我祀承上章而言。后稷之祀

也。孔曰。此言將祭之事。以所得秬秠糜芑之粟

或使人在確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杼之。劉曰

或歛以揚其糠。朱曰。或蹂禾取穀以繼之。孔

曰。既蹂舂得米。乃浸之於盆。浙而釋之。其聲粼粼

然。又炊之於甑。爨而烝之。其氣浮浮然。鄭曰。釋

之烝之。以為酒及簋簠之實。朱曰。謀惟戒祭祀

之事也。劉曰。載謀謂卜日擇士。於是或取蕭以祭

脂。毛曰。取蕭合黍稷。臭達墻屋。既奠而後。藝蕭合

毛詩集解卷三十四

烈之曹曰宗廟與較皆有尸載四者皆泛言祭祀

之事。毛曰以興嗣歲興來歲繼往歲也孔曰欲

來歲使之繼嗣往

印五即盛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

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于今

毛曰印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大羹

也孔曰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瓦豆謂之登天官醢

公食大夫禮云大羹清不和實於登是登為盛大

釋之烝之簋尊爵之實也胡何也。朱曰臭香也。鄭曰亶誠

也。鄭曰始升其馨香始上行也居安也歆饗也董

傳曰鬼神食胡何也。朱曰臭香也。鄭曰亶誠

也。毛曰迄至也。王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

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李曰前章言后稷肇祀為祭

郊天配以后稷也先儒謂后稷祀天殊不知魯郊

上帝成王也賜伯禽之受皆非禮也而謂堯與稷

亦然乎。董曰先儒謂后稷得祭天者二王之後

也。后稷於舜不得為二王之後况主堯祀者虞賓

既書立豈后曹曰大羹不和陶瓦無文至薄也旺

於郊祀言豆登則然其香始升而上帝則居然歆

毛詩集解卷三十四

上

乎。朱曰：此何但芳臭之薦，信得其時哉。蓋自后稷肇祀宗廟社稷以來，世修其業，是以上天眷顧無窮也。曾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戾于天閔，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言周人世以用心如此也。李曰：因郊天之際而念后稷之始，得百穀以肇祀。曹曰：天相后稷以稼穡之道，后稷能奉天意而成之，民被無窮之澤，則后稷自當配天，非由子孫有天下始膺推尊之禮也。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行葦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內睦九族，外尊事黃耆，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黃曰：周家忠厚仁及草木，乃合言周家之君而非謂成王也。自故能以下，則言成王因其祖宗之忠厚而能以忠厚繼之也。故能蓋因彼而能此之辭。惟周家世積忠厚，則成王之所以耳聞目見者皆忠厚之事也。薰陶漸漬者皆忠厚之風也。其所躬行其所發見者，豈能外此而為治乎？內睦而盡其歡，外尊事而盡其敬，此皆忠厚之遺餘也。東萊

曰自周家忠厚以下論成周盛德至治則得之然

非此詩之義也意者講師見序有忠厚之語而附

益之歟朱曰序以詩有勿踐行葦而曰仁及草木

序之誤也

敦

徒端反

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

禮乃

反

戚戚兄弟莫遠具爾

朱曰興也。毛曰敦聚貌朱曰勾行道也。孔曰

釋草云葦葭也初生為葭長大為蘆成則名為葦

。朱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曰苞抱籜也。鄭曰

體成形也。毛曰葉初生泥泥朱曰柔戚戚內相

親也孔曰親親起於心內故言內相親。東萊曰

之鄭曰莫無也猶勿也莫其猶俱也。蘇曰爾近也

。鄭曰敦敦然道旁之葦收牛羊者毋使躡履折

傷之。李曰此葦方苞方體其葉又泥泥而美又

孰忍傷之哉。陳曰兄弟不可相遠。東萊曰敦

彼行葦方苞方體維葉泥泥其可使牛羊踐履之

乎戚戚兄弟其可踈遠而不親近之乎忠厚之意

藹然見於言語之外矣朱曰此方其開宴設席之

已見於言 下章之燕樂皆所以樂乎此也

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御

毛曰肆陳也○鄭周禮注曰鋪陳曰筵藉之曰席

孔曰在下為鋪陳在上人所蹈毛曰設席重席也

籍故在下者稱筵在上者稱席毛曰緝御蹶劉曰肆之

○鄭曰緝猶續也御侍也毛曰緝御蹶劉曰肆之

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李曰重席者

筵所謂設筵加繅席蒲筵加莞席重席是也○

鄭曰年稚者為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曹曰

凡尊者所鄭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

憑以為安鄭曰老者既為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

代而侍者劉曰更其僕御所以優老不暫闕其侍

陳曰非特肆筵而已又有重席非特授几而已又

有侍御之人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反古雅醢反他感醢以薦或燔或炙

或獻或酢洗爵奠斝反古雅醢反他感醢以薦或燔或炙

嘉穀脾臄渠略或歌或号反五洛

毛曰斝爵也夏曰醖殷曰斝周曰爵者孔曰謂之斝

謂畫禾蘇曰醢醢蓋醢之多汁者也鄭曰薦之禮

也○孔曰醢肉汁也蓋用肉為醢特有多汁故以

醢為名其無汁者自以所用之肉魚屬之屬為之

毛詩集解卷之五

五

云函舌也又歌者比於琴瑟也者皆以經傳諸言歌

徒擊鼓曰嘒鄭曰進酒於客曰獻客答曰酢主

人又洗爵醕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孔曰所洗所

禮飲解者亦云卒爵是爵為總稱作詩者因洗奠

之別變其文耳曹曰按文王世子曰若公與族

人燕則異姓為賓膳宰為主人異姓為賓者以同

姓無相賓客之道也膳宰為主人者以君尊不親

獻酒也如是則獻與酢皆非宗族親行之禮推諸

侯以見王者當亦然耳學商爵也舉商爵者見周

尚矣親親孔曰於獻酒之時則用醢醢以薦之或燔

其肉或炙其肝以為羞所謂嘉敬則脾之與臠曹

脾與臠以為嘉敬酒敬既備又作樂助歡曹曰由

羞故謂之嘉敬嘉敬既備又作樂助歡曹曰由

親親而後尊賢由尊賢而後敬老此二章序親親

也也

敦音弓既堅四鏃侯既鈞舍捨矢既均序賓以賢

毛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曰敦與彫古今字之

為弓惟言用漆不言畫則漆上又畫之李曰荀

亦曰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嬰弓士爾雅曰金

鏃翦羽謂之鏃孔曰方言云閔西曰箭江准謂之

南蠻傳其民戶毛曰鏃矢參亭孔曰鏃是矢參亭

出雞羽三十鏃者也鏃是矢參亭

鐵重也四在前二在後彼注云三訂之而平者前有

毛詩集解卷之四

五

鄭曰舍釋也

孔曰釋謂既射放矢也

立日均徧也謂四鍤徧

釋之射以中多者為賢

鄉射禮曰若右勝則曰右賢於左若左勝則曰左賢

於朱曰既燕而射以為樂也

孔曰王肅以此為燕射於燕旅酬之後乃

為鄭曰序賓以賢謂以射中多少為次序。東萊

曰此兩章鄭玄以為將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為

燕射以詩之所序考之儀禮王肅之說是也孔穎

達難王肅燕射之說謂燕射旅酬之後乃為之不

當設文於曾孫維主之上豈先為燕射而後酌酒

哉遂從鄭氏以為大射抑不知此篇乃成周燕宗

族兄弟之詩非大射擇士時也按儀禮燕射如鄉

射之禮射雖畢而飲未終舉觶無筭爵獻酌尚多

言酌大斗祈黃者於既射之後亦豈不可乎然學

者讀此詩當深挹順弟和樂之風以自陶冶若一

一拘牽禮文則其味薄矣

敦弓既句

古豆反

既挾

子協反

四鍤四鍤如樹序賓以不

侮

孔曰既句是引蒲時也

又曰穀與句字雖異音義同說文云穀張弓也二京

賦曰彤

鄭曰射禮播三挾一箇言已挾四鍤則已

徧釋之孔曰摺者插也摺謂挾之射用四矢故插

一夫今言挾四鏃故知已徧釋之也按大射禮摺

也丘曰四鏃如樹言皆著於侯如以手植之也曹

言其巧也朱曰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中多

為雋以不侮為德朱曰不侮敬也令弟子辭所謂

東萊曰四鏃既鈞泛言射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

賢四鏃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繼之曰序賓以不侮

○曹曰此二章序尊賢也若公與族人齒族食世

降一等則不以賢否為序故知其為尊賢耳

曾孫維主酒醴維醕如主酌以大斗以祈黃耆

毛曰曾孫成王也朱曰此詩作於成王之時則蓋

成王則誤矣王曰醴酒正所謂醴齊也成而汁滓

相將如今甜酒也以養老故兼設甜酒○毛曰醕

厚也說文曰醕大斗長三尺也禮器制度注勺五

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孔曰祈訓為求黃黃髮也耆老也○

王曰序賓以賢又以不侮矣而為之主者則曾孫

也孔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曹

曰三章言燕族人故以膳夫為獻主此章言養老

養老必成王親之故復言曾孫維主也。李曰成王之爲主人而酒醴皆厚矣遂酌以大斗以祈求黃耆而乞言也。朱曰祈黃耆頌禱之辭按古器物類聚云用斲眉壽萬年無疆皆此類也。王曰以祈黃耆則序所謂養老乞言也。東萊曰酌大斗而祈黃耆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不必專指一端也。

黃耆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以介景福

毛曰台背大老也。鄭曰台之言鮒也大老則背有鮒魚也。董曰引謂引之以美翼謂輔翼之也。

毛曰祺吉也。釋文曰介大也。鄭曰景福大福也。東萊曰前章言成王厚酒醴以酌黃耆此章言黃耆相導左右成王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段曰此詩毛氏七章二章章六句五章章四句鄭氏析爲八章以文考之當從毛氏一章以行葦興兄弟宜作六句二章言陳設宜作四句三章言燕樂宜作六句後四章則不可增損毛鄭所同也
行葦七章一章六句次章四句三章六句後

四章章四句

既醉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反下孟焉

丘曰成王之時天下太平無所施為但燕群臣而

已○陳曰君臣沉湎於上而天下之民穀粟不繼

飢窮無聊朝夕相聚欲為戎首君雖有酒豈能獨

樂夫惟民俗安靖於下君臣肅恭於上於是因祭

祀之餘旅酬徧及非夫太平之時能若是乎○東

萊曰醉酒飽德以下皆講師附益之辭○朱曰序

亦與詩不協疑此詩乃族人相燕答行葦之詩若

小雅之天保云耳族人親親故所以祝王皆室家

子孫之事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曰德王之德也○鄭曰君子斥成王也○朱曰

爾亦指王也○鄭曰景大也○蘇曰周自文武至

于成王而天下平無所復事故君子作詩言王與

群臣祭畢而燕於寢旅酬至無筭爵醉之以酒而

飽之以德呂曰既飽以德熟觀是礼而有得也○

德○黃曰聞醉酒之能敗德未聞醉酒之能飽德

也○孔子曰吾食於少施氏而飽少施氏食我以礼

食○段曰孔子食肉而飽其待已不以禮也至曹曰

君子萬年介爾景福此群臣祝君之辭也

既醉以酒爾般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鄭曰般姐實也孔曰歸姐者以牲醴實之於姐也

語晉獻公令司正實爵與史毛曰將行也朱曰亦

蘇曰賞女以爵王曰昭明明德也李曰成王

進之意黃曰以將其厚意之將

之待臣下如此故欲其君有萬年之壽孔曰天

又光大汝成王與之以昭明使之永作明君也丘

謂發其志慮也黃曰猶錫王勇智之意曹曰

老將至而老及之古人所病天既錫成王以壽考

又助之以昭明則受福無窮

昭明有融高朗令終令終有倣公尸嘉告

朱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曹曰明

大察毛曰朗明也以朱曰虛明也曹曰卓然有

也鄭曰令善也東萊曰周之追王止於太王則宗廟

之祭尸之奠者乃公尸也曹曰祭統曰祭之道孫

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

道也注云若祭祖則用孫為尸皆取於同姓之嫡孫

始也。○鄭曰：嘉告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黃曰：有嘏辭，祝以孝告嘏以慈告。公尸嘉告先儒以為奉牲以告之意，愚以為此非祝辭也。嘏辭也。宗祝傳以告主人。丘曰：言群臣願王明聖而又獲善終也。朱曰：高朗而又善終，所謂攸好德考終命也。陳曰：王之所以能高明善終者，何由之？知蓋有其始矣。朱曰：欲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東萊曰：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是公尸又嘉告之。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追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鄭曰：靜嘉，潔清而美也。劉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曰：朋友指助祭者。陳曰：共事之人。○鄭曰：攸所也。○蘇曰：攝撿也。○孔曰：公尸以善言告者，是何故乎？由祭饌則潔清而美。鄭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政平氣和，所美與執。○陳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諛慝之意也。助同意。○陳曰：傳所謂馨香而無諛慝之意也。祭者又相斂攝以威儀，當神之意也。孔曰：各自收為威儀之事，祭義所謂濟濟漆漆是也。○王曰：攝既齊，既稷，既罔，既勑，既同，意。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反求位永錫爾類

鄭曰孔甚也。○孔曰時謂時節曹曰宗廟之祭也

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朱曰孝子主

人之嗣子也。像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呂曰祭祀

舉奠所以致其傳付毛曰匱竭也類善也○東萊

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

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之錫汝以善

宜其永永不替也曹曰子孫各以孝敬之道轉錫

不匱也叔向語單靖公曰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

道錫之民也則所謂錫者何必曰天孟子謂聖人

之於民亦類也書所謂別生分類則所謂類者何

必曰善如類考叔愛母而施及莊公如斯而已

其類維何室家之壺君子萬年永錫祚胤反年

爾雅曰宮中卷謂之壺董曰壺者內也自內以達

也朱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

其胤維何天被皮寄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曰被覆被也。○毛曰僕附也以王曰屬也○孔曰

人故以孔曰前章言永錫祚胤謂祚及後胤也此

章因其句末而轉之故云其胤維何其實先言祚

耳。朱曰：言將使爾有子孫者，先當使爾被天祿而為天命之所附屬。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其僕維何釐反力之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曰：釐，予也。鄭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從隨也。

天既予女以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反于眷使為。

之妃，又使生賢知音智之子孫，以隨之，謂傳世也。蘇

予之以女士，而其子孫無不賢者矣。
○曹曰：如謂未嫁之女未娶之士。

既醉八章章四句

鳧鷖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

樂之也

孔曰：物極則反，或將喪之。成之既難，守亦不易。故

所以美其能守之也。黃曰：有可持之資，必有自持

之志。此人之情也。可恃而不自恃，愈足而愈不足。

此非知進退存亡之理者能之乎？天下之理極則

必反。盛則必衰，日之中也。晏月之盈也，虧其時極

其數窮也。聖人知道之必，有退存之必，有亡是，以

無虞焉。而傲無難焉，而畏苞桑之繫，常戒於無事。

之時，薄冰之履，常謹於安強之後。天下之治已休

休而聖人之心，愈兢兢此非固為矯激之行也。聖

人之心，若曰：我祖我父，夙夜憂懼，不敢康寧。基天

命於宥，密成王業於艰难，則盈成之功，豈一朝一

毛詩集解卷之十四

十一

之幾而成者敗之漸也故天下雖有泰山之安而
聖人常以累卵為心不敢驕也懼其驕而不能持
也心之中心而神祇祖考安樂於冥冥之中雖不
一理也神人一心也冥冥之中雖不可知然以理
推之以心求之其安樂也必矣豈待備物而後饗
哉高而不危蒲而不溢聖人以為諸侯之孝則盈
而能持成而能守豈非天子之孝歟聖人以孝祭
非以物祭神明非饗其物饗其心
神祇祖考安樂之說宜求於此
李曰人苟不安
神何所依惟能持盈守成神祇亦得安矣

鳧鷖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
燕飲福祿來成

朱曰興也。毛曰鳧水鳥也。孔曰釋鳥鴈一名沈
鳧郭璞云似鴨而小

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為鴈。陸疏云鷖鳧
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鷖鳧
屬孔曰蒼頡解孔曰地理志云涇水出今安定涇
陽。張曰鳧鷖言天子之祭而言公尸何也當成

王之時為王尸者有文王武王其上皆公尸也故

言公尸之尊者曹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祖考皆
有尸尸蓋神祇祖考之所依者也

神祇祖考安樂之狀不可得而見也既祭而燕尸
於廟其事尸之禮猶事神也觀公尸安樂之狀則
神祇祖考矣鄭曰爾者成王也。毛曰馨香之遠聞
從可知矣

也。歐陽曰鳧鷖在涇在沙謂公尸和樂如水鳥
在水中及水旁得其所爾在渚在漉在壘皆水旁

耳鄭氏曲為分別以譬在宗廟等處者皆臆說也

○黃曰詩人以為神之安樂可知也而神之格思

思不可度思或在天或在廟或在其上或在其左

右此不可知也是以廣託之在涇在沙在渚在潒在

壘以為况所以見神之無所不在而祭者之心以

為如在也祭必立尸禮也尸既安樂而後神得以

燕饗之降之福○李曰公尸來燕來寧言公尸來

燕飲而安寧○孔曰福祿來成汝孝子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

燕飲福祿來為于偽反

毛曰沙水旁也○劉曰宜宜之也○鄭曰為猶助

也毛曰厚為孝子也

鳧鷖在渚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滑息汝反爾殽伊脯

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曰渚汜也孔曰水中高地為渚處止也滑酒之沛者也釋文

日與左傳縮酒同義

鳧鷖在潒反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

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曰潑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宗尊也。鄭曰于宗

宗廟也。呂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壘階。公尸來止熏熏許云旨酒欣欣燔炙芬

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曰壘山絕水也。孔曰謂山當水路今水勢斷絕

水名也壘者水流也後漢書馬援傳浩壘注云浩

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

芬香也。鄭曰令王自今無有後艱。

鳧鷖五章章六句。

假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

自天申之。

毛曰假嘉也。朱曰中庸春陳曰民在下之民也人

秋傳皆作嘉在位之人也。韋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

形容其得民之深如毛曰申重也。歐陽曰詩人

此不必分民與人也。嘉樂成王有顯顯之德。黃曰假釋文云音暇與

暇之意通則所謂假樂君子者猶太平君子以宜其民久而受天之祿。曹曰

豈弟君子之稱也黃曰君有朱曰天之於成王反

是德民有是情天有是理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

千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不忘
率由舊章

鄭曰千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
美也。鄭曰天子穆孔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

曰愆過也率循也。劉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
也。蘇曰成王千祿而得百福。曹曰福者百順之

祿故其子孫之蕃至于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
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曹曰宜君宜王

子孫之盛而樂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烏路率由群匹受福

無疆四方之綱。鄭曰抑抑密也。毛曰秩秩有常也。鄭曰群匹

羣類也。鄭曰匹耦也。朱曰群臣也。曹曰易於焉故謂之

群匹也。歐陽曰言成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
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群臣以共治之。黃曰威儀之

秩秩蓋所以使其君臣之間歡欣和睦各王享其
不相怨各不相惡率由其匹耦而守職也。蘇
曰從衆之欲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

四方之網

之網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反眉備于天子不解

佳賣于位民之攸暨

董曰大作網小作紀網為統紀為目。鄭曰燕者

燕飲也。毛曰朋友群臣也。東萊曰泰誓曰友邦

內史友則朋友者合董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

也。鄭曰媚愛也。毛曰暨息也。黃曰國之存

亡曆數之短長亦觀其所以網紀天下者如何耳

。李曰網紀既正無為在上與臣下燕飲而樂之

。朱曰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

為民所安息也。曹曰當燕安無事之日可以自逸

故思所以盡心焉耳。黃曰卷阿之詩前一章曰

媚于天子後一章曰媚于庶人所以見媚于天子

之道特在於媚。東萊曰君燕其臣臣媚其君此上

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

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暨也方嘉之又規

之者蓋舉陶賡歌之意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

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

民所由以休息也

假樂四章章六句

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蒞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孔曰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

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后稷本封於邠史記曰夏

去稷不務不窋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間不窋王曰

孫公劉雖在乎戎狄之間復修后稷之業

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

稱時之微以戒其盈稱事之勤以懲其逸蓋召公

之志也。黃曰推美公劉者蓋以乃祖乃父之事

乃人情之所素信也七月之詩必以后稷公劉為

戒無逸之書必以大王王季文王為說善進戒於

君者皆如是也。陳曰公劉之詩相類七月之詩

七月言先公之風化而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

風雅之不同如此。劉濟曰周公師道也故於鴉

鴉則曰遺召公臣道也故於是詩則曰獻

篤公劉匪居匪康廸場音廸疆廸積廸舍廸棗音餽

糧于橐于橐思輯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爰方啟

毛曰篤厚也。鄭曰康安也。董曰場畔也。疆界

也。積委積也。朱曰露餽食也。糧糗也。毛曰小曰

橐大曰橐。孔曰左傳稱趙盾見靈轍餓為之箠食

其小也。公羊傳稱陳乞欲立公子陽生盛食而已是

內可以容人。是其大也。董曰無底曰橐有底曰

囊。毛曰輯和也。鄭曰千盾也。戈句予戟也。毛

曰戚斧也。揚鉞也。孔曰廣雅曰鉞戚斧也。則戚揚皆

為鉞鉞大而斧小。太公六韜云大柯斧重八斤一

名天鉞是鉞大於斧也。左傳工尹路曰君王命剝

圭以為鉞秘也。注朱曰方猶始也。蘇曰后稷始

封於郃。傳子不窋而失其官。犇於戎狄之間。再世

不顯。其孫公劉復修后稷之業。始居於豳。故召公

稱之以教成王。朱曰言厚哉。公劉之於民也。其

在西戎不敢寧居。以治其田疇。實其倉廩。既富且

疆。廼裹其餼糧。思以輯和其人民。而光顯其國家。

於是以其弓矢斧鉞之備。爰始啓行。而遷國於豳。

焉。曹曰于橐于囊則糧聚矣。干戈戚揚則兵治矣。
用民也。必先有以蓄民之財。洽民之情。而後用民
之力。史記曰公劉修后稷之業。耕種治地。行者有
積倉。行者有蓄。即此詩之證。孟子論此章曰居者有
積倉。行者有蓄。東萊曰毛鄭以公劉居於郃而遭夏
劉厚民之心。

人亂避難遷於豳且以為在邠有疆場積倉為夏
 人迫逐乃棄而去考之是章意象整暇不見迫逐
 之事以國語史記叅之蓋自不密已竄于西戎至
 公劉而復興疆場積倉內治既備然後裹糧治兵
 拓大竟土而遷都于豳焉國都雖遷向之疆場積
 倉固在其封內也曹曰然則公劉之遷固非倉卒
 且農事而豳土廣美可以修后稷之業歟若不
 以為公劉避難而遷則不得如是之安詳矣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他
 安

反陟則在巘魚
 輦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
 遙

鞞必頂
 反琫必孔
 反容刀

曹曰于於也。毛曰胥相也。鄭曰廣平曰原。○
 朱曰順猶安也。毛曰●徧也。朱曰居之徧也。曹
 曰陟則自高以視下降則由下以望高。毛曰巘
 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曰郭璞曰山形如
 累兩甌上大下小舟帶也。○
 孔曰瑤是王之別名。毛曰下曰鞞上曰琫。孔曰
 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曹曰琫天子以玉諸
 侯以金。○朱曰容刀容飾之刀也。或曰容刀如言
 容受謂鞞琫之。朱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鄭
 曰厚乎公劉之相此原以居民民既眾矣既多矣

既順矣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曹曰公
平之地民之從公劉而遷者十有國可謂衆且
繁矣然皆順公劉之意而無或違者夫以盤庚之
遷猶率纘衆感協此諛言于一人而公劉之遷乃
無不順民樂從其上如此公劉於是宣導其情從
其所欲使無念舊而公劉之相此原地也由原而
起歎息愁恨之聲焉

升巘復下而在原言反覆之重居民也。孔曰公
劉帶美玉及瑤弁鞞琫容飾之刀。朱曰言帶此
佩而上下山原以相邑居之所也。東萊曰躋攀
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
其勞如此視其何所佩服乎則維玉及瑤鞞琫容

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為
厚於民歟。蘇曰民愛之於是相與進玉瑤容刀
之佩以帶之。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原廼陟南岡乃覲于京京
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曰逝往瞻視溥廣也山脊曰岡。毛曰覲見也
。鄭曰絕高謂之京。朱曰京師高山而衆居之
也。董曰所謂京師者始於此其後世因以所都
為京師曰嬪于京依其在京則岐周之京也王配

于京則鎬京也春秋所書京師則洛邑也皆仍其

本號而稱之猶晉之言新絳故絳也愚按洛邑謂

之洛師正京師之意也。鄭曰于於時是也。毛

曰直言曰言論難曰語。孔曰上言居民此言相

都邑王曰先定民居而後鄭曰往之彼百泉之間

視其廣原可居之處張曰逝百泉瞻溥原只看百

後可知地形以洪水之後觀天下形勢亦不難只

水之所歸嚮者便見地之高下曹曰百泉在漢

魏於其地置原州唐因之百泉溥原即其處也乃

升南山之脊乃見其可居者於京謂可營立都邑

京地乃眾民所宜居之野也。蘇曰公劉之營京

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

之則陟南岡而覲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

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

此可以議政事黃曰言言語者見斯民懽忻笑

也蓋自遷幽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

篤公劉于京斯依蹒蹒濟濟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

造其曹執殽于牢酌之用匏反步交食嗣音之飲於鵠之

毛曰依安也。陳曰踳踳濟濟者禮容之盛也。孔

曲禮下云凡行容鄭曰俾使也。朱曰登登筵依

大夫濟濟士踳踳依几。曹曰群牧之處也。以承為穀用匏為爵宗

尊也。朱曰此章言宮室既成而落之。鄭曰公

劉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段曰至此而營建之迹

於高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落之。李曰其朝

會之儀踳踳濟濟。孔曰公劉使人為之設筵設

几。毛曰賓已登席坐矣乃依几矣。曹曰登席而

之次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曹曰乃造其曹者

也皆至酌之用匏儉以質也。君之宗之者為之君為

之大宗也。朱曰飲食其羣臣而羣臣君之宗之也

敬也。東萊曰曹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

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為君久矣於此始

曰各統於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

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司馬致邑立

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垂盡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廼罔相反息亮其陰陽觀其流

泉其軍三單音度待各其隰原徹田為糧度其陽

毛詩集解卷之二十四

三十三

幽居允荒

朱曰溥廣也言其芟夷墾闢土地既廣而且長也

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罔登高以望也相視也陰

陽向背寒暖之宜也流泉水泉灌溉之利也○鄭

曰單者無羨卒也

孔曰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羨謂家之

副丁也今言其軍三單則其單而無孔曰度量也

副以周禮言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

○鄭曰什一而稅謂之徹徹孔曰徹與孟子百畝而

其實皆什一也○朱曰徹通也一井之田九百畝

八家皆私百畝同養公田耕則通力而作收則計

其後周公蓋用而修之耳

治其田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高罔

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溉之利辨其土宜

以授野人孔曰民居田畝或南或北皆須正其方

北為陰但廣谷大川有寒有暖不同所宜則異故

相之也流泉所以灌溉○曹曰農事自是興矣

鄭曰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為羨今公劉遷於

豳民始從之丁夫適蒲三軍之數度其隰與原田

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為國用曹曰其軍適蒲三

則大國之制也於是量其地利之所出以制國用

焉隰原有上下則田畝有美惡度其土物之宜而

以什一之法取之蘇曰於是又度其山西之田以

則兵食皆足矣廣之而幽人之居於此益大曹曰幽在梁山之西

自西而度之以益其朱曰民至此始受田有常產

矣○王曰度其隰原徹田為糧則言其經野之有

法度其夕陽幽居允荒則言其體國之有制

篤公劉于幽斯館涉渭為亂取厲取鍛反丁亂止基廼

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反古禾澗止旅廼窳為

鞫居六之即毛曰館舍也孔曰禮有公館私館館者宗毛曰正

絕流曰亂朱曰亂舟之截朱曰厲砥石鍛鐵也○

毛曰皇澗名遡鄉也過澗名○孔曰職方氏雍州

其川涇汭注云汭在幽地詩大雅公劉曰芮鞫之

即蘇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鄭

曰水之外曰鞫○朱曰此章又總叙其始終言其

始來未定居之時曹曰公劉所以治內者既善且

阜通之旅不可以無歸也於是復治館舍焉○王

也所以待行人之職十里有廬五十里有館廬者館

言廬旅後言館涉渭取材而為舟以來往取厲

取鍛鄭曰可以利器用○蘇曰物而成宮室李曰史記

云后稷自澆沮渡渭取材既止基於此矣乃疆理
 用即此章涉渭取鍛之事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澗
 者張曰夾澗澗直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
 即芮鞠而居之而幽地日以廣矣○東萊曰止旅
 廸密芮鞠之即風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
 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既兆于此

公劉六章章十句

洞音迥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洞酌彼行潦音挹挹彼注茲可以饑甫云饑反尺志豈弟

君子民之父母

毛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孔曰行者道也潦者雨
 故云餼餼也孔曰孫炎曰烝之曰餼均之曰餼說
 流潦餼謂之餼文曰餼一烝米也餼飯氣流也然則
 餼烝米一熱而以水沃之乃再烝也餼酒食也豈
 第君子民之父母樂以疆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

有父之尊有母之親○朱曰遠酌彼行潦挹之於
 彼而注之於此尚可以饑饉曹曰雨後行道上流
 遠而取其蓄諸大器之中澄黃濁而不可飲然
 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也況豈第君子豈
 不為民之父母乎○李曰夫以行潦之水其為物

也微矣以薄陋之物薦之於天而天乃饗之者則
以樂易之君子可以為民父母故也民之視聽乃
天之視聽民既從之矣則天安得而違之乎蘇子曰
日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則可
以祀上帝此所以戒成王也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壘豈弟君子民之攸

歸

毛曰濯滌也曹曰曲礼注曰澗者陶梓之器不壘

祭器孔曰司尊彝云四時之祭皆有壘是壘為祭

以此論祭事張曰皇天親有德饗有道民之攸歸

之類也

澗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澗反古豈弟君子民

之攸暨

孔曰特牲注云濯澗也則澗亦是洗名○鄭曰暨

息也

澗酌三章章五句

卷音阿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有卷者阿飄風自南豈反開改弟反待易君子來游來歌

以矢其音

毛曰興也卷曲也。鄭曰大陵曰阿。毛曰飄風迴風也。朱曰豈第君子指成王也。蘇曰言毛曰

矢陳也。王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

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迴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

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留其為陵也不大則其化

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鄭曰有大陵

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曹曰如南風之入曲阿委蛇盤旋而不能去飄風

則以言其感曹曰豈第君子樂於循理而以平易

台之速也近民人君之德也故詩人凡美人君之德必以豈

第君子稱之如洞酌旱麓皆指人君也湛露雖指

為諸侯則亦有君道焉惟其有豈第君子在上謙

虛降屈以求賢於是賢者來游以觀其光來歌以

發其志謀猷則入告諫諍則竭忠不得金玉爾音

矣。朱曰疑召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而賦其

事因遂歌以為戒也。東萊曰此章具賦比興三

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

當從毛氏以卷阿飄風而興求賢因以虛中屈體

化養萬物為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

須其義始備

伴與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

先公在由矣

朱曰伴與優游閑暇之意爾指王也。王曰彌者

克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若易彌綸之彌同。毛

曰似續也酋終也。東萊曰自此章以下皆召公

陳其詠歌之辭也國家間暇君臣游衍可謂伴與

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克其性似先公之克

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

至於無虧闕之地也似先公者召公周之尊老故

其祝成王遠本先公不忘舊也祝之所以戒之也

○朱曰自此至第四章皆極言壽考福祿之盛以

廣王心而歌動之五章以後乃告以所以致此之

由也蘇曰人君伴與優游若無事者惟得樂易之

性之在人莫不固有之也然不得夫賢者不能以自成

爾土宇反符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

性百神爾主矣

毛曰版大也朱曰或曰版當作蘇曰章著也。李

日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
不可以有加矣。○東萊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
性長為百神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
逸欲虧其性則天位難保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
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戒之也前後兩章亦然
爾受命長矣第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
嘏爾常矣

鄭曰第福也

曹曰草多謂之第第祿言得福之蕃茂也

康安也純大也

○蘇曰嘏福也常常享此福也。○陳曰爾受天命累

世已久福祿已安矣。○東萊曰自三章至此章皆
歎美祝戒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成王所以彌爾
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
其意蓋在其中矣

有馮符冰反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

為則

毛曰有馮有翼馮依輔翼也

蔣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朱曰

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
其左右也。○鄭曰則法也。○東萊曰是詩雖戒求

賢然詠歌以道之故其辭從容不迫至此章始明
 言賢者之益焉有馮有翼自成王言之也成王之
 左右前後當有所馮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
 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
 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罔愆可
 以為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
 德者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
 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
 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惟云張
 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器皆
 此意也

顛顛印印如圭如璋令聞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為綱

毛曰顛顛温貌印印盛貌朱曰顛顛印印朱曰如圭

如璋純潔也令聞善譽也令望威儀可觀法也○

鄭曰令善也王有賢臣與之以禮義相切磋體貌

則顛顛然敬順志氣則印印然高朗如玉之圭璋

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德行

相副○蘇曰遠之則有令聞近之則有令望○陳

曰為四方之綱紀。○東萊曰此章與前章相承有馮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則顯顯印印如圭如

璋令聞令望矣

鳳皇于飛翽翽呼會其羽亦集爰止反藹藹王多吉士

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曰鳳皇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曰翽翽羽

聲也因時鳳皇至故以喻焉。○蘇曰藹藹衆多也

○鄭曰媚愛也。○朱曰鳳皇于飛則翽翽其羽而

集於所止矣東萊曰亦集爰止言其萃聚也藹藹王多吉士則維

王之所使而皆媚于天子矣媚媚愛也非邪媚之

謂也既曰君子又曰天子猶曰王于出征以佐天

子云爾。○東萊曰自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

曹曰說文曰翽翽飛聲也飛而有聲則衆羽也鳳

皇希見之鳥山海經云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而文名曰鳳見則天下太平

○劉濟曰隱見以時類賢者之出處也不應群飛之衆如此則翽翽

其羽者乃鳳皇飛而衆鳥從之也說文曰鳳飛群

鳥從之以萬數古之制字則然矣鳳皇為羽蟲之

長故鳳皇飛而有所集衆鳥亦集焉鳳皇飛而傳

于天衆鳥亦傳焉猶得一賢者在朝更相汲引則
吉士吉人布於列位者藹藹然其多矣故序詩者
言求賢而用吉士蓋以求賢為主而吉士則從賢
者而來皆可得而用也黃曰吉士吉人之多者以
實其鳳皇飛而衆
羽從之之意也

鳳皇于飛翾翾其羽亦傳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

子命媚于庶人

鄭曰傳猶戾也東萊曰亦傳于命猶使也親愛庶

人謂撫擾之。黃曰媚于天子所以媚于庶人愛

君故愛民

鳳皇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葦葦布孔

萋萋反西雝雝喈喈

朱曰興下章之事也鄭曰山孔曰釋木云襯梧郭

璞曰今梧桐又曰榮桐木郭璞曰即梧桐也然則

梧桐一木耳。毛曰山東曰朝陽孔曰孫炎曰鄭

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黃曰鳳皇鳴于高山

之脊者以有梧桐之木生於朝陽之地也。毛曰

葦葦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皇鳴也。東萊

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皇棲鳴其間可謂
得其所矣故極言葦葦萋萋之盛雖雖喈喈之樂
以形容之。○劉曰萬物之理類之所感有不召而
自應惟其梧桐葦葦萋萋是以鳳皇雖雖喈喈非
類之自應不期然而然耶由此觀之則君臣感會
之機可想矣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
維以遂歌

鄭曰庶衆閑習也。○東萊曰今王之車馬既多既

閑曹曰閑而馳則賢者雜
子之車馬要必使賢者得
而駕之者天子之意也
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
之所能及也有其時有其具段曰既庶且召公所
多故謂之具

以欲成王勉乎此也矢詩不多維以遂歌者召公
言初陳詩以戒王其辭本不多也意不能已遂歌
而至於累章耳朱曰遂歌蓋維王之聲而遂歌之
猶書所謂賡載歌也。曹曰遂專
也使工師專以歌
誦而進於成王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變大雅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鄭曰厲王成王七世孫成王世本及周本紀皆云昭王生夷王穆王生厲王凡九王從成王言之不數成王又不數孝李曰召穆公者召康公十六世孫也朱曰名虎也李曰考之國語王行暴虐多傲國也人諂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則知穆公在厲王之世其忠諫屢矣非獨民勞與蕩二篇也其後厲王奔于彘大子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圖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之不從以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怒乎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卒得脫和穆公既脫太子死於難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

四年之間朝廷無王召穆公乃與周公行政於天下天不以為專宣王不以為疑此非其才如伊尹者必不能也

民亦勞止汔許一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

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七感不畏明柔遠能邇

以定我王

朱曰賦也。鄭曰汔幾也李曰易之井卦曰汔至亦未繙井汔訓幾康

綏皆安也惠愛也。毛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

也。朱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曹曰猶云

也謹歛束之意。毛曰懼魯也。呂曰懼不畏明

不畏天明也。○毛曰柔安也。○朱曰能順習也。

鄭曰今周民罷勞矣王幾可以小安之乎李曰言小安者

未敢望厲王大安斯民但冀其少康之使得休息足矣愛京師之人以安天

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曹曰故惠此中國而後

可以綏四方也。○蘇曰人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

也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為寇虐則

為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無良之人肅則

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

李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至於為寇虐而欲

遏止之亦已晚矣東萊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

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東萊曰小人不畏天明

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苟縱而不遏其為惡無所限極也曹曰不畏天明

下公為蔽欺劉濟曰遠邇皆治則王無為矣。○呂

曰五章之始皆言民亦勞止惠此中國者欲王息

民而固根本也中言無縱詭隨式遏寇虐者欲王

謹察小人將恐害政也章末之言皆丁寧反覆勸

王之辭使之去危即安去惡從善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速無縱詭隨

以謹昏音悒反女文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

為王休

鄭曰休止息也述聚也

曹曰述正也周官太宰以

師儒宗主吏友數皆所以恊耦萬民而悒猶謹

詳也勞猶功也無廢汝始時勤政事之功以為汝

王之美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曹曰自二章而

不皆衍而成篇以暢其意不甚相遠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北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惠吐得敬慎威儀以近

有德

毛曰息止也○鄭曰罔無極中也李曰不毛曰慝

惡○曹曰其本在王而已王誠能親近有德之人

則詭隨者不戒而自戢寇虐者不遏而自退此舜

湯遠不仁之道也○李曰敬慎其威儀則能親近

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必去之矣觀

厲王之世所親者惟榮夷公之徒安能近有德哉

東萊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悒起例惠此中國俾民憂世反世

無無縱詭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

而式弘大

毛曰愒息泄去也曹曰泄寫也。孔曰日月令醜衆

也。鄭曰厲惡也敗壞也戎猶女也式猶用也弘

猶廣也。鄭曰今王女雖小子自遇而女用事於

天下甚廣大也呂曰戎雖小子言王尚幼也抑詩

子言漸長也古者謂童子為子記云小子侯是也

○曹曰凡伯作檄武公作抑與召穆公作此詩

猶洛誥之書周公稱成王為孺子冲子也

君子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況其通者乎出

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其通者乎是以此

戒之

民亦勞止汙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隨

以謹隨音繾起阮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王女是

用大諫

曹曰殘賊也。蘇曰繾繾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

曹曰繾繾朱曰正反反於正也。曹曰至此則不

牢密之意復望其康寧休息也僅得無相殘賊亦幸矣。王

曰正敗者敗而已未盡反而為不正也正反則無

正矣。鄭曰：王乎！我欲令女如玉。然蘇曰：欲使王德純備如玉。

也。故作是詩，用大諫。正女，此穆公至忠之言。曹曰：其

過惡已甚，則極言而痛刺之，不止於諷而已。東萊曰：民勞皆諫辭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板凡伯刺厲王也

鄭曰：凡伯，周同姓，周公之胤也。入為王卿士。孔曰：之國。李曰：左氏傳曰：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凡伯，周公之後也。入為王朝，卿士。春秋書天王使凡伯來聘，則凡伯亦其苗裔。世為王臣也。朱曰：曹曰：周公之後，封於凡，而入為王卿士。

此詩切責其寮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也。

上帝板板，下民卒瘁。出話不然，為猶不遠。靡聖

管管不實於匱，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曰：賦也。板板，反也。曹曰：爾雅曰：板板，僻也。板，築

可知。鄭曰：卒，盡也。毛曰：瘁，病也。話，善言也。鄭

曰：猶，謀也。毛曰：管管，無所依也。曹曰：管，匱誠也。

○李曰：愛民者，天之常道。爾今天使下民皆病，則

反其常道矣。朱曰：世亂乃人所為，而曰上天降禍

如此，可畏可不謹哉！吾出話以告之，厲王不以為

然而且肆於民上，則其所謀皆不遠矣。曹曰：所謂

愚而好自

用者惟知耽樂於目前不知禍之將至也管管無也
所依恃也鄭曰言王無聖人之法人苟知有聖人

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苟作曹曰今蔑棄聖人則必管管然
自用其私智故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偽何

其所不至哉朱曰其心以為無復聖人恣已妄惟其
謀猶如此不遠我是用大諫也上言為猶不遠此

又言猶之未遠蓋反覆言之矣自下文以至末章
皆是大諫也曹曰厲王監謗小雅無刺諫懼白穆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俱衛無然泄泄反以世

辭之輯矣音集民之洽矣辭之懌矣音懌民之莫矣

蘇曰難艱難也○毛曰憲憲猶欣欣也曹曰法令

也蹶動也蘇曰震泄泄猶沓沓也朱曰泄泄蓋鄭
日辭辭氣謂政教也○毛曰輯和洽合懌悅莫定

也○蘇曰厲王暴虐恣行故告之曰天方為艱難
以震動周室曹曰天道常易今人乃無為是憲難
而不顧沓沓而不已是不能以服民祇以速亂而
已民之不順非有異志也畏王之無厭而求以自

免耳王荀於是而出好言以動之則民洽而定矣
 ○曹曰厲王荀能改過如此於是推其至誠之意
 修為播告之辭以見一人之情以鼓天下之動孰
 不歡欣鼓舞從風而靡哉是以和輯之辭感民則
 乖爭之意可合悅懌之辭感民則怨亂之情可定
 故辭不可以已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寮我即爾謀聽我讙囂反五我言
 維服勿以為笑先民有言詢于反初俱堯反如謠以下闕



毛曰憐怒也。夸毗以體柔人也。孔曰李巡曰屈已

體柔然則夸毗者便僻其形體以順從於人。○蘇

曰夸大也。毗附也。小人之於人不以大言夸之則

以諛言毗。王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為飲食而已

之者也。

畏禍故也。○毛曰殿屎呻吟也。釋文曰殿說文作

鄭曰葵揆也。○毛曰蔑無資財也。○朱曰惠順師

衆也。○陳曰天方怒女輩女宜誠實以應天無為

便僻。○鄭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

尸矣不復言語。○王曰民方疾痛呻吟而莫敢揆

其事者。朱曰莫敢揆以王監謗故也。故民喪亂無

度其所以然。

度其所以然。

度其所以然。

資王曾莫惠我師鄭曰民窮如此曾不多瘠周詔也

天之牖民如堦許元如篴池如璋如圭如取如攜下

反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匹赤無自立辟亦

反

毛曰牖道也朱曰牖開明也猶土曰堦竹曰篴。

孔曰半圭為璋合二璋則成圭。蘇曰攜取言其

易也毛曰如堦如篴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

得而無所費皆李曰益者言無所求多也。朱曰

辟邪僻也。李曰苟能順天之理以牖民則其教

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者蘇曰聖人之道民如暗

導其天也是以託於天。劉濟曰開明而為之牖焉

而曰天之牖民者以人君因其性之自明而開導

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如此也。特言攜者以帶

上文言之耳。蘇曰其導之也攜之而已不求多

於民是以其導之甚易東萊曰亂雖極笑道之者

為邪僻以亂之行朱曰民既多邪僻矣豈可又自

立邪僻以道之耶蘇曰方世之盛也天下咸聽於

天下皆不順雖有刑而有一不從故刑足以勝今

价人維藩大韜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
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無獨斯畏

毛曰价善也李曰价人或以為大人或以為善人或以為掌軍事者無所經見今姑兼

存孔曰藩者園圃之籬○王曰大師大衆也○孔

曰垣者小牆之名○朱曰大邦彊國也屏樹也所

以為蔽也鄭曰漢輿服志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王曰大宗

巨也○毛曰翰幹也○王曰宗子同姓也○李

曰王所恃以為藩垣屏翰蔽其國家者在此大者

苟懷之以德則無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

宗子亦當以德懷之也左氏曰君其修德以固宗

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是也曹曰藩垣屏翰

矣若夫城則周乎其其而為之固守宗子之譬也

國之枝葉休戚同之蕃垣屏翰特之以為固故大

封同姓以為磐石之宗此周之所以宗彊也○朱

曰懷德維寧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

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東萊曰前章告以

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

為治之本此章告以為治之輔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用朱無敢馳驅昊天

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曰戲豫謂逸豫也○鄭曰渝變也○毛曰馳驅

自恣也。鄭曰及與也。王往也。朱曰王往通言旦

明游行衍溢也。朱曰衍寬朱曰言天之聰明無所

不及不可以不敬也。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憐也。

其怒而變也甚矣。而王之君臣不之敬也。亦知其

有日監在茲者乎。鄭曰昊天在上仰之皆謂之

明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張曰天

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無一事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

及爾游衍無一李曰末章所言文王在帝左右是

物之不體也。而凡伯亦告厲王以此者蓋古人責難於君以

孔孟之時其君皆庸主耳。孔孟告之無非堯舜禹

湯文武之道乃知古人之事君無有不然也。

板八章章八句。生民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三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四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蕩之什

蕩

反唐黨

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

無綱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歐陽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

爾所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殷商也。蘇曰蕩

之所以為蕩由詩由有蕩蕩上帝也詩序以為天

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則非詩之意矣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

反必亦

疾威上帝其命多辟

反正亦

天生烝民其命匪謏市林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歐陽曰蕩蕩廣大也。毛曰辟君也。鄭曰多辟

多邪辟也烝衆也。朱曰謏信也。鄭曰鮮寡也

克能也。呂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

疾威乎上帝吾王之命何多辟乎窮而呼天之辭

也。李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

告之也。朱曰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其降命

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

大亂蓋始為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

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能者養之以

福不能者敗以取禍受天地之中一也則靡不有

初敗以取禍者衆則鮮克有終鮮克有終則命靡

謏矣

文王曰咨咨女音汝下同殷商曾是疆禦曾是拏蒲侯克

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滔他力德女興是力

毛曰咨嗟也疆禦疆梁禦善也拏克自伐而好勝

人也服服政事也滔慢也。歐陽曰此章以下乃

條陳王者之過惡言此等事皆殷紂所行文王咨

嗟以戒於初而厲王踐而行之於終也。王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掎歛好勝之人也。彊禦掎克是謂滔德。蘇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東萊曰力言任之之堅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流言

以對寇攘式內侯作側慮侯祝周救靡屆靡究

朱曰而亦女也義類猶善道也懟怨也。鄭曰侯維也。朱曰作讀為詛詛祝怨謗也。毛曰屆極也究窮也。王曰女為人君以秉義類為事乃彊

禦多懟有忠告善道則以流言對所為如此非所以秉義類也。鄭曰寇盜攘竊為姦究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鄭曰王與群臣乖爭相疑而詛祝無極。東萊曰無道之君雄猜忌克不責已而怨人故曰彊禦多懟其聞規諫謾為浮語以應之而心不在焉故曰流言以對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白交然火交于中國歛怨以

為德不明爾德時無背布內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

蒲曰無卿

毛曰魚然猶彭亨也鄭曰魚然自矜氣健之貌陳曰紂虛驕作

氣於中國。朱曰歛怨以為德多為可怨之事自

以為德而力行之也。毛曰無背無側後無臣側

無人也無陪無卿無陪貳無卿士也。李曰亂世

之君是非顛倒邪正錯亂無人以輔弼之故也故

曰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無卿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善爾以酒不義從式

既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式呼俾晝作夜而

毛曰酒沈酒也孔曰酒誥注云飲酒齊色曰酒然則酒者酒然齊一之辭朱曰

式用也。蘇曰止容止也。陳曰天之立君以為

民也未嘗使女沈酒如此。朱曰天不使爾沈酒

於酒而惟不義是從是用也。孔曰既愆女之容

止又無明無晦而飲酒不息叫號謹呼使晝日作

夜未嘗視事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如螗音唐唐如沸如羹音羹小大近

喪人尚乎由行內反于中國畢及鬼方

毛曰蜩蟬也螗音唐螗也音唐蜩音偃孔曰釋蟲云蜩螗蜩

三輔以西為蜩梁宋以東為音唐翼怒也。孔曰畢及

延及也。毛曰鬼方遠方也。孔曰易既濟高宗伐鬼方鄭曰飲

酒號呼之聲如蝮蟾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

沸羹之方熟殷紂之時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

時人化之甚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王曰昏

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

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朱曰非上帝為此不善之時但以殷不用舊致此

禍耳老成人舊臣典刑舊法也。王曰雖無老成

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

聽此大命所以傾也。東萊曰大命國命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紀竭枝葉

未有害本實先撥蒲末殷監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曰顛仆沛拔也。鄭曰揭蹶貌撥絕也言大木

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歐陽

曰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者謂紂時宗廟社稷猶

在天下諸侯未盡叛但王自為惡盈滿而禍敗爾

蓋穆公作詩時周室尚存然知其必亡者以王為

無道根本先壞爾王者國之本也又曰殷鑒不遠
在夏后之世者言非獨文王之鑒殷殷之初興亦
夏之亡矣謂今既然則後之興者當又鑒厲王
也此言傷之尤深者

蕩八章章八句

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曰楚語左史倚相曰昔衛武公年數九十有五
矣猶箴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
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夕以交戒我

在輿有旅賁之規位宁有官師之典倚几有誦訓
之諫居寢有警御之箴臨事有瞽史之導宴居有
師工之誦史不失書矇不失誦以訓御之於是作

懿戒以自儆韋昭注曰懿及其沒也謂之睿聖武

公然以年考之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

逮事厲王明甚此云刺厲王者蓋傷厲王之事因

自警省而作此詩使人誦之以自戒云爾詩之所

謂爾汝小子者從誦者而指武公也左史所云箴

諫之辭或即誦此詩耳 以下闕

董為愚其罪在此也歐陽曰謂哲人不自修飾則習為昏愚矣如書言惟聖罔
作念以下闕
在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四國順之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慎威儀維民之則

鄭曰競彊也○李曰訓效也○毛曰覺直也歐陽曰覺

警動也○曹曰覺明也猶左傳以覺報宴之覺訏大也謨謀也○朱曰定

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鄭曰猶圖也○毛曰

辰時也○朱曰告戒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鄭

曰則法也人君為政無彊於得賢人得賢人則天

下化○李曰苟能得人則四方皆訓效之矣曹曰

苟能自強則歐陽曰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人而

服從矣。李曰治道在修己任賢無競維人得賢也。有覺德行修身也。蘇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直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威儀以為民則則所以為國者略備矣。東萊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于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于一時而鑒百世之損益所謂大其謀也。既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敝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許謨定命遠猶辰告用人也。修德也。出命也。治道之大端既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顛覆厥德荒湛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因敷求先王克共明刑

鄭曰于今謂今厲王也。蘇曰興起也。劉曰迷

昏也。鄭曰荒廢湛樂也。

黃曰廢事謂之荒無厥謂之湛

朱曰紹

謂所繼之緒。鄭曰敷廣也。毛曰共執刑法也。

王曰克共者不敢慢之謂歐陽曰一章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

以刺王○王曰今厲王興而迷亂于政顛覆厥德

以荒湛于酒女雖湛樂之從弗念為人子孫當紹

祖考言當念之也○朱曰敷求先王廣求先王所

行之道也王曰惟弗念厥紹黃曰乃祖乃父所以

貽厥子孫者典刑昭然其在也爾其可不敬之乎

肆皇天弗尚如彼泉流無淪昏以亡夙興夜寐洒掃

廷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遏

蠻方

鄭曰肆故今也○朱曰弗尚厭棄之也○毛曰淪

率昏相洒灑章表也○朱曰戒備戎兵作起遏遠

也○鄭曰蠻方九州之外不服者○王曰厲王所

為如上所刺故今皇天弗尚也○朱曰天所不尚

則淪陷相與以亡如泉流之易矣言無者戒之欲

其不至是也歐陽曰君臣皆將滅亡也○曹曰君

一處決潰則衆流陳曰正宜早夜自為潔除以為

民之章修戎器以防內外李曰洒掃廷內只是修

公之意非止于洒掃云耳廷內云者微辭也去諛

遠色賤貨而貴德豈非洒掃廷內之意乎知牆有

茨之詩則知洒埽廷內之意。李曰當時沈荒于酒
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又戒之以修武備
也。○鄭曰用戒戎作用此備兵事之起。○王曰用
攘夷夷而逃之也。○朱曰內自廷除之近外及蠻
方之遠細而寢與洒埽之常大而車
馬戎兵之變慮無不用備無不飭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慎爾出話敬爾威儀

無不柔嘉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

毛曰質成也歐陽曰定也。陳曰蘇曰侯度天子

所以御諸侯之度也。○朱曰不虞不億度而至之

禍也。○東萊曰柔者遜順之辭也。○鄭曰

嘉善也。○毛曰玷闕也。○蘇曰天子苟內失其人

民而外慢其諸侯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歐陽曰

謹出話敬威儀教王自修也。○蘇曰怨不在大言謹

禍之所起也。○鄭曰玉雖闕尚可磨鏤而平。○朱曰玉玷

尚可磨言語一失莫能救之其戒深切矣。○王曰

出話如此則行可知矣。段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

者則行可知也故此惟戒夫斯言之玷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

讎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萬民靡

不承

朱曰易輕易。○東萊曰由言言之所由發也。○毛曰莫無捫持也。○孔曰釋詁云朕我也自周以前朕為通言。○鄭曰逝往也。○朱曰讐答也。○孔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下及庶民之子弟小子。○蘇曰繩繩不絕也。○朱曰承奉也。○孔曰王無得輕易於言語無得言苟且如是假有不善人無執持我舌者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頌慎之。朱曰言易出而難反常當曹曰有言以為怨亦有言以為執守不可放去也。

爾能惠于朋友庶民小子。段曰此小子止謂則子孫繩繩而萬民靡不承而奉之矣皆謹言之效也。

李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于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而萬民亦莫不承順之惠之所施子孫且受其福則怨之所積子孫亦必受其禍矣

視爾友君子輯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覲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李曰友親曹曰王者亦有所友內則大史友內史友外則友邦冢君毛曰輯和

○鄭曰遐遠○歐陽曰不遐遐也詩人語常如此

○朱曰愆過尚庶幾也○毛曰西北隅謂之屋漏

觀見格至○朱曰度測○鄭曰矧况射厭也○東

萊曰思語辭此章戒厲王以內外交修也○朱曰

言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樂爾之顏色其戒懼之

意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曹曰豈不遠于

則曾子遠此言其修於顯也然視爾獨居於室中

暴慢之意之時亦當庶幾不愧于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

顯明之處而莫予見也當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

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况

可厭射而不敬乎此言不但修之於外又當戒謹

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而謹其獨也是則

修之至也曹曰爾雅曰西北隅謂之屋漏蓋扉隱

者所居也既畢然後改設饌于西北隅佐食闔戶

痛降所以求神于幽也今祭畢而設饌于屋漏矣

扉隱之處禮煩力倦或有墮容人雖不觀神實臨

之可得而欺耶故神之至也幽明上下不可測度

辟爾為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

鮮息淺不為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
小子

李曰辟君臧善嘉美也。鄭曰止容止也。陳曰
僭差賊害則法也。毛曰童無角者也虹潰也。

東萊曰厲王不君故戒以君爾為德俾臧俾嘉欲
其盡君德之善也。陳曰慎其容止不過愆於威

儀不僭差且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為法者東萊曰此

詩以威儀為主張曰不僭不賊則人當效之猶投
桃報李之必然。東萊曰彼小人日導王為不善

而欲民應之以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

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

王曰童無角理譬我施惡無報我以善
之理謂童而角實惑小子耳非其理也。黃曰武公

極言君民相應之機必即物理之易見者言之

荏而甚染音冉柔木言緇之絲温温恭人維德之基其

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

各有心

朱曰荏染柔貌。毛曰柔木柔忍之木緇被也。吼

緇緇也緇則繩之别名謂以絲為繩
被之于木故云緇被不訓緇為被。朱曰基本也

○毛曰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曰覆反僭不信也。

○毛曰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弦為弓。日橫渠

和之木乃弓之材温恭之人乃德之質。○曹曰有其基矣故可以進德至於和順積中而英華發外

則日進而無疆矣。歐陽曰人必先觀其質性之如何也。

鄭曰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

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意不同也。東萊曰此章

言人之質有美有惡故有可告語者有不可告語

者若厲王蓋不可告語矣武公猶拳拳不能自已

為下章所言是也。

於歸乎呼音小子未知臧否臧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

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盬誰

夙知而莫韜成。

鄭曰臧善。○毛曰借假。○歐陽曰靡盬不自滿。

毛曰莫晚。○東萊曰武公之於厲王厚矣故不忍

遽斷以為不可告語猶疑其未知臧否也。○鄭曰

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

其事之是非。陳曰且取已驗我非但對面語之親

提撕其耳此言以教道之熟不可啟覺假令人云

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已抱子長大矣不幼少也

○陳曰然則王之所失者自盈滿而不受教耳。

李曰言民者蓋論凡民皆如此。朱曰人若不自

盈滿能受教戒則豈有早知而反晚成者乎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寢寢莫空反我心慘慘七感反

誨爾諄諄聽我藐藐美角反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

未知亦聿既耄

鄭曰孔甚昭明。朱曰寢寢不明亂意也。毛曰

慘慘憂不樂也。朱曰諄諄詳熟也。鄭曰藐藐

忽略貌。毛曰耄老也。鄭曰昊天乎乃甚明察

我生無可樂也。孔曰以其明察庶知已情故以我

惡無所不察無所不察則王為視王之意寢寢然

如此必致禍罰故我生靡樂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我告教王口語諄諄然王聽

之藐藐然忽略。王曰匪以我諄諄為教之也覆

以我為虐之也。歐陽曰君暗于上臣憂于下臣言

以為東萊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

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曹曰前云借曰未知亦

云借曰未知遂至于耄則終無所知傳所謂老將至而耄及之也聿遂也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日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回適于橘其德

俾民大棘

鄭曰止辭也。朱曰庶幸悔恨。鄭曰不忒不差

忒。朱曰適僻。鄭曰大棘大困急也。歐陽曰

我所告爾者非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李曰舊久

也其告我非一庶幾聽我猶可以不至於大悔也

日也其來久矣。蘇曰天方艱難周室曰吾

悔也庶無大悔而已。將喪其國辟如夏商其類不遠天豈復有差忒不

然者哉朱曰我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然王曾不

悟益為邪僻之行使民至於困急而無告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桑柔芮伯刺厲王也

鄭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孔曰書序注云芮伯

周同姓國在畿內則芮伯姬姓也杜預云內國在

馮翊臨晉縣則在西都之畿內也左傳引大風有

隨以為芮良夫之詩知字良夫也。李曰孔氏之

序書曰巢伯來朝芮伯作旅巢命武王時也顧命

芮伯代曲沃相王時也此又厲王之時蓋以其

菀音彼桑柔其下侯旬活採其劉瘼音此下民
不殄心憂倉音兄音填音分俾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曰興也菀茂盛貌旬言陰均。李曰劉或曰殺

或曰殘要皆桑葉剝盡之意。毛曰瘼病。鄭曰

殄絕。毛曰倉喪兄釋文曰兄本作况。朱曰

填久也。孔曰古者塵填字同故填鄭曰俾明大貌

○李曰矜矜。孔曰菀然而茂盛者彼桑也其葉

稚而柔濡故菀然茂盛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

得陰。王曰及采其劉則下民為日所暴不見菀

陰而瘼矣王失德剝喪無以菀陰其民之譬也。

歐陽曰他木皆有枝葉而詩人獨以桑為譬者惟

桑以葉用於人常見將采為空枝而人不得其下

故以為喻。蘇曰桑之為物其葉最盛然及其采之

之盛時如桑之方茂其陰無所不徧至於厲王肆

行暴虐以敗其成業王室忽焉彫弊如桑之既采

民失其陰而受其病故可憂也。曹曰奕世惠澤

一旦掃地而盡如桑之一朝將取而盡人失其所

也。蘇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悲之益久而不已。王
愴則號天而訴之也。○東萊曰此詩本厲王之亂
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為一章至四

章皆極言其亂

四牡騤騤旻旻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民靡有黎其禍以燼於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旻龜蛇曰旻。孔曰翩翩行而舒緩之貌。毛曰夷平泯滅。王曰黎黑

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黎則黔首之謂也。鄭曰其猶俱也。蘇曰燼灰燼也。朱曰步猶運也。頻

急蹙。蘇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其民見其車馬旻旻而厭苦之。鄭曰亂日生不平無國

不見殘滅也。王曰民靡有黎則是黔首靡有孑遺也。鄭曰民俱遇禍皆為灰燼。陳曰嗚呼可

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國步蔑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

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古杏朱曰蔑滅。李曰資賴也。朱曰資與咨同嗟歎聲鄭曰將養

助也。朱曰疑讀如儀禮疑立之疑。魚乞定也。此本毛音。鄭曰徂行也。朱曰競爭也。毛曰厲惡梗病也。陳曰國運困窮天不我養。王曰欲避

禍亂疑於所往天下皆是也則靡所止疑云徂何

往也段曰此蓋讀為疑字朱曰徂亦往也云徂耳

歐陽曰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者民歸咎於上之辭也言君子本無爭彊之心而

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

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耳其實刺禍由王致也

憂心慙慙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俾都但怒自西

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覲瘠武中孔棘我圉曰曲如

朱曰土鄉字居。鄭曰辰時。毛曰俾厚。朱曰

覲見。鄭曰瘠病。朱曰棘急。毛曰圉垂也。

孔曰言人之憂其心慙慙然顧念己之鄉土居宅

也我生不得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而往於

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歐陽曰不知是逢天之怒時

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之所遇之病也

甚急矣我之在邊垂甚勞也

為謀為恐亂况斯削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

逝不以濯其何能淑載昏及溺

毛曰茲慎。鄭曰恤亦憂也序爵次序賢能之爵

朱曰辨別賢否之道。曹曰外之公侯伯子男內之孤卿大夫士皆爵也。其序則賢者當在上而用事不肖者當在下而聽命。執熟手持熟物逝猶去有功者當進無功者當退。

也淑善昏相及與也。蘇曰王豈不為謀且慎哉。

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王曰為謀為恣及更

亂况斯削則以不與君子為謀而乃故告之以其專與小人為恣故也。故遂誨爾序爵。

所當憂誨之以序爵曰誰能執熟而不濯者賢者

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李曰孟子曰欲無敵于天下而不以仁是

猶執熟而不可以濯也。遂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引詩然則可以類推矣。

哉則相與入於陷溺而已。王曰則亦與小人昏及于溺而已然則為小人

者亦何東萊曰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利哉也。

如彼朔風亦孔之僂愛民有肅心莽。反普耕云不逮好

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曰朔嚮僂也。曹曰爾雅云吧也莽使也。鄭曰注謂鳴吧短氣貌。

逮及今王之為政見之使人吧然如嚮疾風不能

息也。孔曰風吧人氣李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怠

慢而王乃使之至於不逮民得以趨事於猷猷之

間則其不逮者非民之罪也王使之也故芮伯告

王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於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歐曰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東萊曰此章復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蘇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喑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雖勞而無患也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蟲賊稼穡卒痒音藉哀恫通

中國具贅反之芮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曹曰災沴為喪兵寇為亂。鄭曰蟲食苗根曰蟲

食節曰賦耕種曰稼收歛曰穡卒盡痒病恫痛具

皆也。毛曰贅屬也。朱曰言危也春秋傳曰荒虛

也。朱曰旅與齊同。王曰穹蒼天也穹言形蒼

言色。朱曰言天降喪亂固已滅我所立之王矣

又降此蟲賊則我之稼穡又病矣哀此中國皆危

盡荒是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曹曰其位

贄疣無補於卒至荒亂無有一東萊曰此章因前人為國陳力以念穹蒼之變

章息民務農之言而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維彼不順

自獨俾藏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曰惠順宣徧猶謀。朱曰相輔也。鄭曰臧善

○朱曰狂惑也。李曰古者順道之君為百姓所

瞻仰者以其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其謀猶於眾

故能考察慎擇其相朱曰順者順於義理也天心之所同然者理也義也合乎

此則天下莫不以為善朱曰自獨俾藏自以為善而豈一己獨見之私哉

也自有肺腸自有意見也。東萊曰善惡出於天

下之同然者蓋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施為其

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

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又

曰此章言治亂之分蓋其君嚮背用舍所繇異路

思古而傷今也

瞻彼中林**雝雝**反所中其鹿朋友已譖反子念不胥以穀

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朱曰興也**雝雝**衆多並行之貌譖不信曹曰譖鄭

曰胥相穀善。○毛曰谷窮。○孔曰墜谷是窮困之

義。○鄭曰視被林中其鹿輩耦行甡甡然衆多嘈

鹿性善群鹿得食則相呼而。○蘇曰朋友相譖不

能相善。○魯之不如是以進退無不陷焉者。曹曰

則恐爭名而謗興欲東萊曰此章言君暗于上故

退又懼身遠而讒就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

胡斯畏忌

朱曰賦也下同。○鄭曰胡之言何也。○毛曰瞻言

百里遠慮也。○李曰聖人則能遠知禍福于未萌

其所瞻視而言者至於百里無遠而不察若夫愚

人則反狂惑以為喜所謂抱火厝之積薪之下火

未及然猶謂之安者也。○朱曰我非不能言也如

此畏忌何言王暴虐人莫敢諫也。○東萊曰言朝

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蓄欲諫而不敢也。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

寧為荼毒

鄭曰良善也。○毛曰迪進也。○朱曰忍殘忍顧念

復重。○孔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朱

荼苦菜，味苦，氣辛，能殺物，故謂之荼毒也。鄭曰：貪猶欲也。國有善人，王

不來索，不進用之。曹曰：無則不來，有則不進也。有忍為惡之心

者，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天

下之民苦王之政，欲其亂亡，故安為苦毒之行。旺

王于忍心之人是顧復故民從上。東萊曰：此章所好而貪亂，曹曰：民之嗜亂者。

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

大風有隧，音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

順，征以中垢。反古口

毛曰：隧道也。○鄭曰：作起用也。朱曰：穀善也。○

鄭曰：征，行也。○毛曰：中垢，言闇冥也。朱曰：中，隱暗垢，污穢也。

鄭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

陳曰：大風其徑，隧由空谷而起，以興人之為善為

不善，皆有所從來也。朱曰：以興下文君子。蘇曰：言

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中

垢發其中，之所有於外也。曹曰：爾雅：西風謂之泰

風謂之泰風，則鄭時亦為風。後人說也。西風推級

萬物則小人之譬也。泰風有通乃自大空谷中而

來，有空大谷則厲王之譬也。厲王不能秉心，則中

善良之人作起有為而用善道以救之則違小人
之意而反征以中垢矣不順言其相違也中垢猶
內污也若王鳳之誣毀王商是東萊曰此章言治
也征猶討也以此罪討之也

亂皆有所自來治由君子而亂由小人也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

覆俾我悖蒲對反

毛曰類善也。鄭曰聽言道聽之言。蘇曰誦言

先王之言也。劉曰所謂堯言毛曰覆反也。朱曰

悖眊也。蘇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

人在上則類之所由敗也。李曰王之性本善但

以貪人敗之故耳道聽之言則答之誦詩書之言

以告之則如醉朱曰意此所以見王先入於貪人

之言故也厲王既已不用其良反使我為悖逆之

行而從貪人之所為也以是知芮伯自傷不獨不

見用於王又為王之所使殊可憫也。朱曰由王

不用善人而反使我悖眊也厲王說榮夷公芮良

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脩大難

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

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榮公也歟芮伯之憂非

一日矣。○東萊曰此章言王之所以踈棄君子者由小人之先入也。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女反予來赫。

蘇曰朋友其僚友也。○鄭曰鳥飛亦時為弋射者所得也之往也陰覆蔭也赫本亦作嚇莊子曰以

梁國嚇我足也。朱曰威怒之貌嗟爾朋友意欲親而切磋之也。○東萊曰厲王之朝舉無信芮伯之言者故

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張曰猶云千慮一得也既往密告於汝反謂予來相恐也

東萊曰此章至終章皆託與公卿儕輩言以反覆諷切之也。朱曰我以此言告女是往陰覆于女女反來加赫然之怒于我也

民之罔極職涼善皆為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適職競用力

鄭曰職主專也。毛曰涼薄。○朱曰善皆工為反覆

○鄭曰克勝。○朱曰回適邪僻也民之所以貪亂不知止者由此善皆之人。李曰鄭以涼為信不知

由所主者薄德之為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人善相弃背也。

力爲之也民之所以邪僻者由此輩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皆善詈力智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曰戾定也。蘇曰民之未定職上有盜賊之臣

爲之寇也。陳曰我薄告之以不可已爲爾反皆

而見詈矣李曰是亦上文朱曰雖汝能自文飾言

此亂非我所致然我已作爾歌矣言已得其情其

事已著明不可揜覆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

志遇裁而懼側身修行下孟欲銷去起呂之天下喜

於王化復扶又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

鄭曰仍叔周大夫孔曰仍氏叔字春秋之例朱曰

烈暴虐百姓見憂恤於王也。黃曰不可揜者一

人之誠意不可欺者天下之民心此意一誠雖紀

綱未及振法度未及修內難未及息外患未及平

天下之民已若躋登於熙然之境矣宣王踐阼未

見其大設施以慰民望而天下喜治之情已決於
遇裁之日何哉蓋內志既立其誠心實意隨寓而
顯所謂遇裁修行者固非飾情干譽者比也。東
萊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
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天降
亂饑饉薦反在見臻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

莫我聽

孔曰倬然明大彼天之雲漢。鄭曰雲漢天河也

昭光。毛曰回轉。朱曰言其光隨天而轉也薦

讀曰荐重也。毛曰臻至。鄭曰靡無。朱曰圭

璧禮神之玉也。孔曰大宗伯以蒼璧禮天黃琮禮

禮西方玄璜禮北方典瑞云四圭有邸以禮天兩
圭有邸以祀地裸圭有瓚以祀先圭璧以祀日
月星辰璋邸射以祀山川皆
祭神所用言圭璧為其總稱卒盡也寧猶何也或

曰安也此述王仰訴於天之辭也。鄭曰宣王時

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段曰夜未

其時朱曰夜晴則天河明。曹曰或謂水氣在天為

箕斗間為漢津雲出漢津謂之雲漢皆非也夫雲
合散不常漢則常隨天而轉漢之在天似雲而非

雲故曰雲漢也若雲與漢并出則不見其昭回若
 雲出漢津則當雨之候也何憂懼之有史遷曰漢
 者金之散氣其本曰水張衡曰水精為漢也左傳
 昭十七年星字及漢梓慎曰漢水祥也漢實水之
 祥也而雨者水之施也天將雨其兆先見于漢故
 閔雨則望雲漢而占之也天漢起于東方經尾箕
 之間是為漢津委蛇向西南行至七星南而沒此
 其回之度也宣王占雨於雲漢之間而見其倬然
 昭回于上則其非王曰瞻仰昊天不見雨候於是
 雨之候可知矣
 歎傷人之無辜而遇此喪亂饑饉也王曰旱能致
 降喪亂者天欲平治天下則時和歲豐以應之朱曰靡神不舉所謂國有
 凶荒則索鬼神而祭之也鄭司農云索者鄭曰無
 所愛於三牲孔曰天地用特牲諸神或用大牢少
 牢故言之曹曰左氏謂天災有幣

無牲此諸候之禮耳若祭法所謂禴祈於坎壇
 墮墜祭祭水旱皆用少牢則天子有牲矣禮神

之圭璧又已盡矣。王曰神晏然莫我聽。段曰

先王所以徧走群望如此勤渠豈不知水旱自有

定數惟盡其誠心庶幾感格憂民如此雖有暴戾

之氣必潛消於冥冥之中况憂民之憂者民亦憂

其憂上下互相體恤而民心亦將安之而無戾矣

旱既大音甚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

瘞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丁故下土寧

丁我躬

朱曰蘊蓄隆盛。說文曰蟲蟲旱氣曹曰陰陽和

升而徧陽獨盛則愆而為旱蘊者陽則雨陰不上

隆者陽氣之驕亢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熏灸

而病人者也故爾雅曰蟲蟲熏也朱曰殄絕却

祀天地宮宗廟也。毛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

瘞其物孔曰奠謂置之于地瘞謂埋之于土宗尊也。朱曰克勝也

言稷欲救此旱災而不能勝也臨享也。鄭曰數

敗。毛曰丁當。王曰自郊徂宮上下奠瘞則天

神地示人鬼内外上下無不禋祀矣。曹曰宮之

神莫尊於后稷固肯臨我而其力不足以勝旱災

刻之神莫尊於上帝其力能勝旱災而不肯臨我

朱曰稷以親言帝以尊言劉濟曰前曰靡神不舉則秩而祭之

後曰靡神不宗則尊而事之。蘇曰窮而無告故

曰與其耗敗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

患也曹曰君者心也民猶肢體肢體傷則心慘怛

早既太甚則不可推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

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推

在雷反

蘇曰推遷也橫渠曰如字謂不可推究其故毛曰兢兢恐也業業

危也。○朱曰：如霆如雷，言畏之甚也。○鄭曰：黎衆也。○孔曰：孑然，孤獨之貌。曹曰：說文曰：孑，無右臂也。孑，言其獨也。朱

曰：遺餘也。推滅也。○曹曰：上章言寧丁我躬，是不忍於民而欲遷其禍於己也。既而不可，則畏天威

怒而兢兢然，懼業業然，危常如雷霆在其上，而不敢安也。○朱曰：言大亂之後，周之餘民僅有遺者

而上天又降旱災，使孑然而無復有遺。○蘇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李曰：民無孑遺，則上天不為尚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曹曰：宣

王自謂不足，以當天意而庶幾以先祖之靈，冀尚存其宗社。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反在呂赫赫炎炎，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辟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

忍予。毛曰：沮，止。赫赫，旱氣炎炎熱氣。○朱曰：無所無所

容也。陳曰：未知大命近止，死將至也。瞻，仰顧望也。

○毛曰：先正，百辟卿士也。鄭曰：百辟，卿士。雩，祀所及者。○孔曰：正者，長也。先世為官之長，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以祈穀實。注云：百辟，卿士古之上公以下，白龍。○鄭曰：旱氣大盛，人皆不堪，言我無

所庇蔭而處衆民之命近將死亡曾無視顧而哀
閔之。○朱曰於群公先正但言其不見助至父母
先祖則以恩望之矣所謂垂涕泣而道之也。○李
曰宣王之旱告於上天又告於父母先祖又告於
百官以見情之切念之深也

旱既大甚滌滌徒力山川旱魃蒲未為虐如暎譎如

焚我心憚徒旦暑憂心如熏群公先正則不我聞昊

天上帝寧俾我遯

毛曰滌滌旱氣王曰山枯川竭魃旱神暎燎之也

○朱曰憚勞也畏也。○毛曰熏灼也。○朱曰遯逃

也。○鄭曰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樵枯如見焚

燎然。○李曰我心之憂暑如為火所熏灼於身焉

○蘇曰宣王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答故曰苟

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以避賢者無

以我故苦庶民也朱曰天以已無德而下旱災何

李曰前謂寧丁我躬今日寧俾我遯不敢有其身

又不敢居其位以見祈天之至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瘖都田我以旱憯七感不

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藉昊天上帝則不我虞
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朱曰黽勉畏去出無所之也。鄭曰癘病也。朱

曰懜魯也。孔曰祈年身全孟春祈穀于上帝孟

冬祈來年于天宗是也。曹曰月令祈穀注云謂以

天宗謂日月星辰也。周官籥章氏凡國祈年于田

祖飲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畷注云田祖如耕田者

謂神農也。后曹曰社者祭五土之神主司稼穡者

稷配食焉。也方者祭五方之神於四郊也。鄭曰虞度。毛

曰悔恨。蘇曰始以旱故欲遯去以避賢者既又

以為棄位以避憂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

求濟斯難畏不敢也。鄭曰天何曾病我以旱曾

不知為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曰胡寧癘我以旱

懜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蓋已至矣。鄭曰我

祈豐年甚旱祭四方與社又不晚。曹曰夫自去歲

歲之農稔其祀至於上帝日月星辰神農后稷無

不編及可謂夙矣。載芟之詩云春籍田而祈社稷

編則方與社亦不莫矣。天曾不度。我之心肅事
明神如是明神宜不恨怒於我我何由當遭此旱
也

早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大哉庶正疚救哉冢宰趣

七口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印昊

天云如何里

朱曰友紀猶言網紀。○橫渠曰友疑作。○鄭曰

鞫窮也庶正眾官之長也疾病也。○朱曰冢宰又

眾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

者膳夫掌食之官也周救也。○鄭曰里憂也朱曰

漢書季布傳無但之但蘇曰早既大甚國用空竭

無以紀網群臣朋友王曰人道相友則吉凶慶事

以爲禮則無友紀則人散矣。○曹曰大宰以九兩

係邦國之民人曰友以任得民注云友謂同井相

合耦耕作者孟子曰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

助疾相扶持則百姓親睦今歲凶不收兄弟妻

紀哉民散則瓦解之勢成矣。○鄭曰窮哉病哉者念

此諸臣勤於事而勞倦也。○毛曰歲凶年穀不登

則趣馬不秣孔曰趣馬之官不師氏弛其兵孔曰

掌使其屬帥四夷之隸各以其兵服守馳道不除

王門之外且蹕朝在野外則守內列馳道不除

孔曰天子所行謂祭事不縣孔曰不膳夫徹膳左

毛詩集解卷之五

皆使周急於民若供御之物則凡皆可止去孔曰

臣無有一人不調救百姓無有鄭曰王愁悶於不

自言不能而遂止而不為者

兩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蘇曰里居也宣王

遭旱始以以身當之而不得中欲以身逃之而不

能故於其終仰而訴之於天曰將使我如何其居

哉
瞻印昊天有嘒音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無羸大命

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為我以戾庶正瞻印昊天曷惠

其寧

毛曰衆星貌朱曰呂曰昭明也○毛曰假至也

○呂曰羸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朱曰久旱

而仰天以望雨則有嘒然之明星王曰始曰俾彼

日有嘒其星則卿晨也以未有雨徵也然群臣竭

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

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所以昭假于

上者而修之若此者非未為我之一身而已乃所

以定衆正也於是語終又仰天而訴之曰果何時

而惠我以安寧乎○蘇曰我亦何求為哉將以定

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鄭曰

瞻仰昊天曷惠其寧渴雨之至也。張曰不敢作言

且不敢必爾

雲漢八章章十句

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暗平能建國親諸侯

褒保毛反賞申伯焉

朱曰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送其行之詩也。○鄭

曰尹吉甫申伯皆周之卿士尹官氏孔曰以官為

為尹官而因氏焉。曹曰以官申國名曹曰封于

為氏故鄭南山稱尹氏大師申而職為

立萬國又在乎有以親之王曰王命召伯定申伯

邑及申伯入謝則周邦咸喜戎有良翰此之謂能

建國王命傳御遷其私人錫之以四牡躡躡莫如南

濯濯遣之以路車乘馬告之以我圖爾居莫如南

土又錫之介圭以作爾寶又錢于郟且命召伯以

時其糗以過其行此之謂能親諸侯

崧高維嶽駿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

維周之翰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曰崧高貌山大而高曰崧崧山之尊者。○公南

衡西華北恒是也駿大極至神靈也。○朱曰甫甫

侯也即穆王時作呂刑者或曰此是宣王時人而

作呂刑者之子孫也申申伯也皆姜姓之也東

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隳諸侯同有功於王室者

甫雖不見于經以文意考之蓋當如此鄭氏乃遠

取訓夏贖刑毛曰翰翰也○王曰蕃言捍蔽宣言

敷播○朱曰嶽山高大李曰爾雅山大而高曰崧

蓋依此名則知凡大而高者皆而降其神靈和氣

可名之日崧非專指中嶽也而為四伯掌四嶽

以生甫侯申伯之祀述諸侯之職於周則有申有

甫有齊有許也○曹曰嶽為四方之鎮其祭祀之

典禮侯國之政事則設官以主之於內因弼為四

岳堯嘗欲遜之以事位知其為一人而兼主四岳之

事也周官曰唐虞建官內有百揆四岳外有州牧

侯伯蓋是時禹宅百揆主平水土伯夷與天神人

鬼地示之三禮實主四岳之祀而佐禹治水及其

有功于是賜禹姓曰姒氏曰有夏昨四嶽國曰侯

伯氏曰有呂杜預謂大嶽出自神農之後神農居

姜水故以姜為姓至是復賜之氏曰呂所謂天子

建德因生以賜姓胙之土而命以氏者夏商之

際呂或為甫而申也齊也皆其支庶所別封

之地故王鳳揚之水言平王遣兵屯戍于母家申

氏而下章及甫與許說者以為申姜姓之國而甫

許為諸姜又周語曰齊許申呂由大姜蓋可知也

實能為周家之楨榦屏蔽而宣其德澤於天下也

蓋申伯之先神農之後為唐虞四岳總領方岳諸

侯而奉岳神之祭能修其職岳神享之故此詩推

本申伯之所以生以為岳降神而為之也○黃曰

毛詩傳解卷之三

三

維嶽降神乃詩人形容之辭以見上天興周之意
不必泥其有無也

疊疊申伯王績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
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曰疊疊勉也績繼也○曹曰于邑曰邑也于謝

於謝也○朱曰邑國都之處也王曰為建國而曰邑者國之所都亦

曰邑作邑于豐孔曰杜預云申在南陽宛縣○蘇商邑翼翼是也

曰南陽有申城申伯國也○朱曰謝在今鄧州南

陽縣是在洛邑之南也作邑于謝蓋申伯本國近

謝曹曰後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鄭曰式

法也○朱曰召伯穆公虎也○毛曰登成也○鄭

曰申伯疊疊然勉于德以賢入為王之卿士佐王

有功王又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改大其邑使為

侯伯曹曰申伯先封于申厲王之亂國或弗嗣宣

紹封于南方之國皆統理○孔曰申伯之賢當使

南國法之曹曰謝於周為南○陳曰又曰王乃命

召伯先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居王肅曰召公為司

序云卿士不能行召伯之職然李曰必命召伯者

則營築城郭召伯所主其事也

欲以尊大申伯也朱曰或曰大封之禮召公之世職也曹曰將以成

是南邦之政而使其子孫得以世守其業焉朱曰世執

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陳曰以南邦傳嗣也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鄭曰庸功也毛曰庸徹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孔

沃衍之地九夫為井濕臯之地九夫為牧二牧當

一井正井牧者觀其地之肥磽為等級以授民也

定賦稅者預制其所出之多少也曹曰徹什一

之法也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貢商人七十而助

周人百畝而徹其實皆什一也貢者自治其所以受

田貢租穀而已孟子所謂國中什一使自賦是

也助者借民力以治公田又使收斂為孟子所謂

請野九一而助惟助為有公田是也周家之制畿

內用夏之貢法稅夫而無公田蓋畿內王所自治

得以此校歲之豐凶而為稅之多少故也邦國用商

制其民恐其多取故王為之立徹法為專蘓曰傳

御傅王治事之臣張曰諸侯之立徹法為朱曰傅御

帝送侯印與東平王蒼諸子而以孔曰私人者對

手詔賜其國中傳蓋古制如此

降獻私人鄭曰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

之使為法於南邦因是故謝邑之人而為國以起

女之功段曰起發其功使之彰顯庸民功也申伯

維周之翰功既多矣復封之于謝以作其

功民王曰遷其私人使就國也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倣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

王錫申伯西牡渠略橋渠略橋渠略鉤膺濯濯直反

毛曰倣作也王曰藐藐美貌王曰藐然大也孟子

小彼之意小始也橋貌鉤膺樊纓也曹曰鉤者馬

彼則自大也纓者馬當膏纓之飾削草為之飾以米所謂馬

鞅也孔曰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

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濯濯

車如公曹曰以親同姓之禮賜王舅也濯濯

光明李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

詩云肅肅謝功召伯營之曹曰申伯之功宜以建

藐然高大矣鄭曰已成告王王乃賜申伯為將

遣之鄭曰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曹

王遣申伯路車乘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

以作爾寶往近記音王舅南土是保

孔曰路車大路之車毛曰乘馬四馬也鄭曰

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為寶諸侯

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孔曰申伯受侯伯之封當信

所宜有也寶玉非所以分異姓也錫爾
介圭以作爾寶則加賜焉非常禮也
李曰所謂

賜之以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以為魯國之寶

也曹曰王所以加賜之者亦以元舅故親之如同姓也東萊曰介圭在周官

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

諸侯之瑞圭毛曰寶瑞也蓋介之為言大也詩人特美

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毛曰近已也

鄭曰近辭也讀如彼記之子之記○王曰近親也錫爾介圭則以往親親也申伯宣王

之舅○鄭曰保守也安也○孔曰皆命遣之辭○

鄭曰王以正禮遣申伯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

告之曰我謀汝之所處無如南土之最善○呂曰

古之封建營其城邑寢廟遷私人徹土田必其所

封諸侯自為之天子有所不與申伯以親且賢王

欲褒賞而尊顯之皆使召伯先為營之然後以禮

遣之所以建國親侯者恩禮無不曲盡

申伯信邁王餞賤于鄙反芒悲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王命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其其糗音式邁其行

鄭曰邁行餞送行飲酒時王蓋省岐周故于鄙曰孔

郇于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適申塗不經郇時宣王蓋省親岐

周故饒之于郟。○朱曰：郟在今鳳翔府郟縣。○曹曰：祭統曰：明君爵有德而祿有功，必賜爵祿于太廟，示不敢專也。按漢地理志：郟古扶風之縣，地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而飲饒于郟也。江漢言毛曰：還南台虎之封亦曰于周受命于此可見矣。謝曰：申伯既封于者北就王命于岐周而還反也。謝則南土為申伯之所宜有故。謝于誠歸誠歸于謝。孔曰：古人朱曰：以南為還。

時積也。○鄭曰：糗糧式用過速也。○王曰：王既饒

之則申伯於是實歸其國也。言信邁言誠歸，蓋以

見王之數留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鄭曰：王使召

公治申伯土界之所至，峙其糧者，令廬市有止宿

之委積，用是速申伯之行。孔曰：申伯未發之時，王

無闕乏，則得疾至。○曹曰：徹通達之意，自郟以往

連于申伯之疆，其市廬止宿之所，餼糧委積之蓄

使召伯豫備而無乏。王曰：前曰徹申伯土田者，乃

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東萊

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糗，莫不曲

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

也。申伯蕃蕃，既入于謝，徒御嘽嘽。反。丹周邦咸喜，戎

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曰蕃蕃勇武貌曹曰蕃蕃良士旅力既愆我尚

不欲孔安國以蕃蕃為勇武貌然下文以伉伉勇

夫為所不欲則不當以蕃蕃為勇武蓋艾之狀

也徒御徒行者御車者○朱曰嘽嘽衆盛也○鄭

曰戎猶女也○毛曰不顯申伯顯矣申伯也○朱

曰元長憲法也○蘇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以

為喜而相謂曰女今有良翰矣李曰申伯為四國

國莫不喜其有良翰也○曹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

足法日邦人相慶之辭也

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朱曰揉治也○毛曰作是工師之誦也○孔曰詩

者工師樂人誦之以為樂曲○鄭曰碩大也○蘇

曰肆極也○曾曰前章所謂文武後章所謂柔惠

且直辭雖異而實則同皆美其全德耳非謂既文

武又直柔也李曰柔而不直則懦直而不惠則孔

曰以此順直之德揉服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

其聲譽聞達於四方曹曰漢公孫洪曰揉曲木者

而正之也說文曰矯揉箭之箝也則揉者蓋揉曲

而使之直耳傳曰正曲為又曰能使枉者直申

伯以柔惠且直故枉者能揉而正之也王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

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也東萊曰其風肆

好蓋詩有六義是篇雖雅其間固有風之體也鄭曰以此贈申伯者送之

令以為樂。孔曰如此言則此詩之作主美申伯

而已申伯有德王能建之美申伯亦所以美宣王

故為宣王詩也

崧高八章章八句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張仲興焉

朱曰仲山甫奉使築城于齊尹吉甫送其行而作

是詩也。陳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贈行之

詩而序詩者皆以為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

人而僚友之間賦詩以相娛樂則人君之美莫大

焉。孔曰大宰八統三曰進賢四曰使能注云賢

有德行者也能多才藝者也是賢能相對為小別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呼報是懿德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曰烝衆則法也。朱曰秉執也。毛曰彝常懿

美也。鄭曰監視也。朱曰昭明也。鄭曰假至

也。○朱曰：保佑也。○毛曰：仲山甫，樊侯也。孔曰：爵為侯而

字仲山甫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傳

說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孟子曰：孔子曰：為此樊色則樊在東都之畿內也。

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

是懿德。○楊曰：近取諸身，百體五藏，達之於君臣

父子夫婦，長幼朋友，皆物也。而各有則，視聽言動

必由禮焉。此一身之則也。為君而止於仁，為臣而

止於忠，為父而止於慈，為子而止於孝。此君臣父

子之則也。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此夫婦

長幼朋友之則也。皆天理之常，故曰：民之秉彝也。

故好是懿德。○朱曰：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

無不好此美德者。黃曰：有生之初，具物則者均有

天下則由于民。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

之，自用其力。而况天之監視，有周能以昭明之

德，感格于下，故保佑之而為之生。此賢佐。李曰：董

上天佑之為生。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賢佐此之謂也。曰：仲山甫焉，則所以鍾其秀氣而

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已也。東萊曰：維皇

下民，罔莫不秉彝好德也。盖有鍾氣之粹者，焉故

曰：天監有周，昭假于下，保茲天子生。仲山甫。○黃

曰：月吉，甫之美山甫而先及于凡民者

以見山甫之出。其類拔乎其萃也。

毛詩集解卷三

四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曰嘉美令善儀威儀色顏色容貌翼翼恭敬古訓先王之遺典也式法也蘇曰力勉也毛曰

若順賦布也東萊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過

其則斯為弱不得謂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翼翼

言其表裏柔嘉也李曰表裏如一異於色厲而內荏者矣古訓是式

威儀是力言其學問進修天子是若明命使則賦

王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黃曰天子是若而必曰明命蓋順君而不至于違君矣言

其發而措之事業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德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績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

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東萊曰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鄭曰百辟百君

戎猶女也東萊曰保云者保其身體傳之德義

之謂也朱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孔曰

大軍職云王眡治朝則贊聽治是出王命也及歲終則會百官府各正其治受其會聽其致事而詔

王廢置是喉舌所以出言也曹曰如喉為氣息之納王命也

機而無蔽塞發發而應之也李曰王命仲山甫塵過之惠

曰我以汝為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保我之王

躬觀此則知仲山甫之祖考嘗居是官矣為山甫

者乃世其家也朱曰王躬是保謂保其身體者也然則仲山甫蓋以冢宰兼太保而

太保抑其世官也歟○黃曰續我祖考而繼以黃

王躬是保蓋使之以其孝於祖父者而忠于君

曰惟其當出納之職而能任順民之責故敷政于

外而四方應之孔曰即易所謂出其言善東萊曰則千里之外應之是也

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

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

職

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以事一人

蕭蕭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甫明之既明

朱曰蕭蕭嚴也○鄭曰將奉行若順也順否猶臧

否謂善惡也○朱曰明謂明於理哲謂察於事保

身蓋順理以守身非趨利避害而偷以全軀之謂

也○鄭曰夙早也○朱曰解怠也一人天子也○

李曰王之命蕭蕭然而嚴仲山甫將而行之○黃

曰王命之嚴吾將而行之然有君命而不知有民情則非也今山甫於民情之違順又能明之○東

菜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哲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甚矣保身之難也說者或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者非全身遠害之謂蓋誤矣保身乃已事豈為治亂而增損哉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本非末節也至於偷生徇私養小失大如是而全身遠害則君子賤之耳仲山甫在宣王之時群臣之任過莫先焉而省察其身奉事其王者無一毫怠忽信所謂小心翼翼矣。曹曰身安而後國家可保故夙夜匪解以

事一人所以保茲天子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澹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寡不畏彊禦

朱曰人亦有言世俗之言也茹納也曹曰茹者吞草茹毛然凡魚肉柔也則吞嚼之骨體剛也則吐棄之孔曰人有常言人之

常性莫不柔者則茹食之剛者則吐出之喻見寡弱者則侵侮之彊盛者則畏避之維仲山甫則不然不侮不畏即是不茹不吐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朱曰不茹柔故不侮矜寡不吐剛故不

畏彊禦以此觀之則仲山甫之柔嘉非軟美之謂
 而其保身未嘗枉道以徇人可知矣。○東萊曰此
 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
 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崧高稱申伯番番終論
 其德亦曰柔惠且直然則入德之方其可知矣。○
 黃曰柔亦不茹所以不畏彊禦剛亦不吐所以不
 侮矜寡蓋此所謂剛柔者山甫一身之剛柔非天
 下剛柔之人凡物之性有失之過柔者有失之過
 剛者杞桮可為栝椹此柔之可茹者也金石之不

可食此剛之可吐者是皆剛柔之偏也山甫柔
 不至於可茹則柔而非懦也彊禦者吾奚畏剛不
 至於可吐則剛而非暴也矜寡者吾奚侮
 人亦有言德輶反餘久如毛民鮮克舉之我儀圖之維
 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曰輶輕也劉濟曰駟駢曰輶車者亦取其馳逐之輕故輶有輕之意我吉甫

自謂也。○朱曰儀度也。○陳曰圖謀也。○毛曰衮

冕君之上服也鄭曰衮職者不敬作王之言也朱曰言人皆言德

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李曰德輕如鴻毛豈有不能舉之哉但人

自不舉之耳山甫能以世人之所忽而忽之故
 能舉如毛之德也。○黃曰細行之不矜則大德之
 累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維仲山甫而已然
 以我之不能舉也故雖愛之而不能有以助之昧
 為德在己舉之則是人雖愛之而曷由助之乎。○
 黃曰助者生于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
 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其德如是故能補袞
 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職之闕孟子曰惟大人為能格君心之非仲山甫
 有焉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每懷靡及四牡彭
 彭八鸞鏘鏘七羊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蘇曰祖行祭曹曰顏師古注漢書曰祖者送行之
 遊而死于道故後人祀以為行神其祭設軼朱曰

業業健貌曹曰爾雅曰危也以四牡駕車捷捷疾

貌。○鄭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孔曰仲山甫受

王命將適齊出於國門而為祖道之祭。○蘇曰馬

健徒敏猶常恐不及事也車曰車徒之行如其

事為懷蓋鄭曰以此車馬命仲山甫使行言其盛

也。○孔曰下言徂齊故知東方齊也。○毛曰古者

諸侯之居逼隘則王者遷其邑而定其居蓋去薄

姑而遷于臨菑也

孔曰史記齊世家云獻公元年徙薄姑都治臨菑計獻公當夷

王之時與傳不合○曹曰毛公以為齊獻公去薄姑而遷于臨菑至是始城之而王命仲山甫董其役理或然也○黃曰此喻也所謂賢于長城者也

四牡騤騤八鸞喈喈仲山甫徂齊式遏其歸吉甫作

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遏疾也朱曰

其歸不欲其久于外也朱曰穆深長○毛曰清風清微之風

化養萬物者也○朱曰永懷以其遠行而有所懷

思○曹曰仲山甫奉王命總衆以出當有節度故

雖行疾而有威儀且和也○曹曰賦政于外雖亦

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尤其所急城彼東

方其心永懷曹曰蓋山甫久勞于外乃蓋有所不

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遏歸所以安其

心○鄭曰述其美以慰安其心

烝民八章章八句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鄭曰韓姬姓之國也後為晉所滅幽王九年史伯

對鄭栢公曰武王之子應韓不在左傳曰和晉應韓武之穆也

李曰言錫命者蓋錫韓侯以命耳如春秋書來錫

公命之類曰能者蓋錫之者非妄予而得之者非

妄受○段曰詩非命辭詩人舉其所命之意如此

奕奕梁山維禹甸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

續我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懈虔共恭爾位朕命不

易幹反古且不庭方以佐我辟

毛曰奕奕大也○朱曰梁山韓之鎮也○曹曰禹

貢梁岐在雍州漢地理志云梁山在馮翊蘇曰在

韓城縣○李曰春秋時梁山崩乃晉地也爾雅毛

曰甸治也鄭曰梁山之野堯時俱遭洪水禹甸之

治為平田者決除其災使成平田定貢賦○孔曰

受命蓋即位除喪以士服入見天子而聽命也續

繼也○鄭曰戎猶女也朕我也○朱曰虔敬也○

鄭曰古之恭字或作共○朱曰易改也朕命不易

猶所謂朕言不再也幹正也不庭方不來庭之方

也○鄭曰戎辟女君也○朱曰韓侯初立來朝始

受王命而歸詩人作此詩以送之○蘇曰將言韓

侯故先叙其國曰梁山之下有倬然之道此韓侯

所從朝周以受命者也陳曰禹治水其功有被于
此山者自禹之後無傳焉
謂倬然光大其道矣孔曰王親自命之云當紹

繼汝祖考之舊職復為侯伯段曰使繼無得廢棄

我之命也。○朱曰此又戒之以修其職業之辭。

黃曰朕命不易蓋君之於臣任之不專信之不篤

則彼亦將苟且以自安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

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篚第錯衡玄衮赤舄音鈎膺鏤

音錫錫籍鞞音若郭鞞音若弘淺懣音莫歷音條條音草金厄

毛曰修長張大覲見也。○朱曰覲禮執圭贄所以

合瑞也介圭封圭也執之為贄以合瑞于王也孔曰

毛氏於茲高以介圭為所執之瑞則此言介圭亦

為瑞也介圭入覲正行覲禮。○鄭曰覲于王而奉

享禮貢其國所出之寶書曰黑水西河厥貢璆琳

琅玕。○孔曰箋以入覲于王為行享禮介圭則是

為所享之物大行人陳諸侯見王之禮云廟中將

幣三享。○曹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

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

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故覲禮曰侯氏入門右

坐奠圭再拜稽首三享皆束帛加璧庭實惟國之

毛詩集解卷之三

三

高羽而用之或以旄牛尾為之綴於幢上所謂注
旄於竿首者然則緹者即交龍旂竿所建與旂共
一竿為貴賤之表章故云緹章。曹曰有鈴曰鄭
旂注旄首曰旂旂畫蛟龍而垂緹于竿首也

曰葦葉漆葦以為車蔽今之蕃也孔曰中車云漆車藩蔽注云漆

席以毛曰錯衡文衡也孔曰錯衡錯置文未為車之衡孔曰玄衮

以玄為衣而畫以袞龍赤舄赤色之舄。鄭曰鈎

膺樊纓也眉上曰錫刻金飾之今當盧也曹曰鈎者馬婁

額之鈎也膺者馬當脊之樊纓也錫者馬之當盧

刻金以為飾者也。孔曰按中車玉路錫樊纓金

必金路矣而得有錢錫者蓋特賜之也。毛曰鞞

革也鞞軾中也孔曰鞞者去毛之皮軾者謂兩較

以去毛之皮施于軾之毛曰淺虎皮淺毛也幪覆

中央持車使牢固也。式也鹿席春官巾車言大禩野禩皆以有毛之皮

為席席是養覆之鄭曰幪革謂轡也以金為小環

名覆在軾上也鄭曰轡首謂之革往往者言其非一

往往纏楹之二處也。曹曰以幪皮為轡其有餘

而垂者謂之革王曰淑旂綏章於緝後建之葦葉在後衡

在左右鈎膺鑊錫鞞鞞淺幪幪革金厄則皆在前

。鄭曰此覲乃受命先言受命者顯其美也。曹

曰既覲則王班主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焉李

如春秋書錫命者皆非諸侯親至京師而天子錫
之皆其遣使以錫也惟未請而錫之然後為得禮

也之正

韓侯出祖出宿于屠徒音顯父甫音餞之清酒百壺其殺

維何魚鼈鮮魚其藪連音維何維筍恤尹及蒲其贈維

何乘馬路車蔓豆有且反子余侯氏燕胥

鄭曰祖將去而祀較也既覲而反國必祖者尊其

所往去則如始行焉祖於國外畢乃出宿。毛曰

屠地名。鄭曰顯父周之卿士也曹曰顯父稱字

餞送之故有酒。孔曰清美百壺多也殺饌。鄭

曰魚鼈以火熟之也鮮魚魚中鱠也。毛曰藪菜

穀。鄭曰筍竹萌蒲深蒲孔曰謂蒲莠入水深醢

中贈送也且多貌。鄭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所駕

之馬曰乘馬。蘇曰侯氏諸侯之與餞者也東萊

禮稱未朝之諸侯皆曰侯氏然則鄭曰胥皆也。此所謂侯氏或者專指韓侯也歟

曹曰因其祖祭而與餞送之賓飲酒焉。鄭曰王

既使顯父餞之又使送以車馬蘇曰王詭韓侯故

命賜之所以贈厚意也諸侯在京未去者於顯父

餞之時皆來相與燕其蔓豆且然榮其多也。王

曰言侯氏燕胥則燕胥不特韓侯之身而已宣王

之初喪亂譏誼散無友紀至是乃能賤贈諸侯備物如此故賦而美之也

韓侯取去聲妻汾王之甥蹶俱衛反父之子韓侯迎止于

蹶之里百兩彭彭八鸞鏘鏘不顯其光諸甥從之祁

祁如雲韓侯顧之爛其盈門

鄭曰汾王厲王也厲王流于彘彘在汾水之上孔曰

彘于漢則河東永安縣也永安西臨汾水。蘇曰晉霍邑是也在汾水之上故時人因

以號之猶言莒郊公黎比公也姊妹之子為甥。

毛曰蹶父卿士也曹曰蹶父媾姓為王卿士說文曰黃帝之後百緜姓媾后稷妃

家也然則蹶蓋其氏也鄭曰百兩百乘也。孔曰每車皆有

八鸞之聲。鄭曰不顯顯也光猶榮也。毛曰諸

甥衆妾也曹曰諸侯一娶九女二國媵之以甥姪從甥女弟也姪兄子也此獨言甥者舉

女弟以該之歸妹之義也毛曰祁祁徐靚也。朱曰如雲衆而

美也言韓侯既覲而還遂以親迎也。鄭曰王之

甥卿士之子言尊貴也曹曰詩人言人之貴必叙其內外親族如碩人之詩

也孔曰其妻出於蹶父之門諸甥隨而從之如雲

韓侯於是回顧而視之見其鮮明粲爛然其盈滿

於蹶父之門也此韓侯取妻未必受命之後始取

因言其有可美之事故及之耳

厥父孔武靡國不到為

于偽

韓姑

其一

相攸莫如韓

樂孔樂韓土川澤訂訂

況甫

魴

音

南南鹿嘯

嘯

愚甫

有熊有羆有貓有虎慶既令居韓姑燕譽

毛曰姑厥父姓

朱曰韓姑厥父之子韓侯妻也。孔曰以婦人稱姓今以姓配夫之

國謂之

鄭曰相視攸所

朱曰擇可

毛曰訂訂大也

南南然大嘯嘯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朱曰

慶喜令善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譽樂也。鄭曰

厥父甚武健為王使於天下國國皆至

東萊曰靡國不到特

言涉歷邦國之多為其女視其所居韓國最樂川

澤寬大衆魚禽獸備有言富饒也

曹曰其國之深山大澤廣土衆

民可知也碩人有云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施眾濊

濊鱣鮪發發葭揭揭亦與此詩意同齊近河韓

多山各賦其所也韓姑則安之盡其婦道有顯譽。王曰

韓侯取妻何預於王政而詩言及此蓋汾王失道

為諸侯所卑侮則王甥亦安能相攸惟宣王任賢

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之所願取而

威儀備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東萊

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
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娶之盛
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莫不在
其中矣

溥彼韓城燕平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

韓侯其追其貊武伯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

實畝實藉獻其貌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曰溥大也。董曰燕召公之國。毛曰師衆先

祖韓侯之先祖武王之子也。鄭曰受命封韓為侯伯其州界外接蠻服

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孔曰臯陶謨云外薄四海咸建五長

則重夷自有長牧以統之而傳云長是重夷之百國者夷中雖有長而國在九州之外其貢獻往來

之節皆請于所近州牧而後至京師追貊戎狄國

奄撫也。蘇曰墉城也壑池也。毛曰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

鄭曰藉稅。孔曰公羊傳曰什一而藉是藉為稅之義也孔曰釋獸云貌

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陸機曰似虎或

曰似熊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有黃羆赤羆

貌言皮則豹羆亦獻皮也。朱曰疑韓初封時召

公為司空王命以其衆為築此城如召伯營謝山

毛詩集解卷之三十五

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邾城楚丘之類也

東萊曰春秋之時城

邾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之霸令

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曹曰

當是武王子初封于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實

為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及宣王封申伯于謝復

使召穆公營焉則召蘇曰王以韓侯之先因是百

公在周世為司空矣

蠻而長之故錫之以追人貊人受之以北方之國

鄭曰錫以重服追貊之戎狄使復為之伯焉

令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

侯之賢能復先祖舊職也。韓侯於是命諸侯各

李曰即上文續我祖考也

修其城池孔曰所部諸治其田畝正其稅法以時

貢其所有於王。孔曰禹貢梁州貢熊羆狐狸是

中國之常貢此則北夷所自有而獻之所謂各以

貴寶此一章蓋言韓侯受賜歸國行政之事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鄭曰召公召穆公名虎。陳曰淮夷之地不一徐

州在淮北徐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北者也揚州在

淮南揚州有夷則淮夷之在南者也江漢常武二

篇同為宣王之詩而同言淮夷召虎既平淮夷而

告成于王矣常武又曰鋪敦淮濱仍執醜虜故知

淮夷之地不一以地理考之曰江漢之澚王命召
 虎者是淮南之夷也段曰自江漢之間出師征之若在淮北則
 江漢非所由入之路矣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者
 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联接之地矣
 ○黃曰江漢一詩乃召公還師奏凱之日所作也
 初則整而往非為邀功特以淮夷作患不能自安
 耳次則淮夷之患除而其功成次則安民之政舉
 而其功廣次則即功而論賞次則論定而賞行次
 則人臣報塞之義也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

吐刀反

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

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

朱曰浮浮水盛貌滔滔順流貌淮夷夷之在淮上
 者也○鄭曰車戎車鳥隼曰旗○孔曰旌旆無事
 則納之於弢將戰乃建之○朱曰鋪陳也陳師以
 伐之也○陳曰江漢去周為最遠不應親臨江漢
 之遠而始命召虎也尹吉甫謂召虎所伐之淮夷
 自江漢之澚而入故遠指江漢以名篇○鄭曰江
 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曰禹貢嶧冢尊濊東流為漢又東為滄浪之

水通三澁至于大別南入于江是到大別之南漢
 與江合東流也漢地理志大別在庐江安農縣界
 則江漢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如此則召公伐淮夷
 當在淮水之南魯僖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
 淮之南北皆有夷也。胡曰杜預云禹貢漢水至
 大別南入江在江夏界疏謂大別在庐江安農縣
 按漢水入江乃今漢陽軍之大別山山之漢口是
 也漢口亦曰沔口亦曰夏口即江夏郡州江夏郡
 也至安農一千五百里豈江漢相合古今有不同
 哉。東萊曰胡氏辨江漢合流既得之矣但去淮
 夷絕遠于經文頗不合或者王曰武夫滔滔則以
 會江漢諸侯之師以伐之歟

其衆逝也。○蘇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
 維淮夷是求是鋪言用命也。○林賢良事要曰古
 者畿兵不出所以重內卒有四方之役即用諸侯

人耳或遺上公帥王賦亦不過元戎十乘以先啟
 行而已而調兵諸侯又各從其方之便高宗伐楚
 蓋哀荆旅武王伐商實用西土至于征徐以魯平
 淮夷以江漢畧見於經可考也平王出戌遠以見
 刺當時周都洛由洛戎申許無乃未甚遠而周人
 已不能堪况後世有勞師萬里之外者哉

江漢湯湯音商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

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孔曰湯湯然流盛貌。○毛曰洸洸武貌。○鄭曰庶

幸時是。○孔曰時無有叛戾爭者。○鄭曰載之言則也。○朱曰此章言既伐而成功也。○曹曰宣王之初四夷交侵於是厲志恢復始則北伐獫狁次則南征蠻荆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者悉已討定之矣故召伯於是以經營四方之武功告成于王也。李曰鄭氏以召公既受命伐淮夷之蘇氏王氏皆以為然子竊以為不然所謂經營四方但猶後世征伐夷狄則曰有事于四方夷狄耳李曰四方平王國定則王亦可以安寧矣觀此則知宣王之心在于安天下其戰爭出於不得已

劉曰所謂憂以天下樂以天下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徹我疆土匪疚音救

匪棘王國來極于彊于理至于南海

鄭曰滸水涯。○朱曰辟與闢同徹并其田也。○鄭曰疚病棘急極中也。○朱曰極中之表也居中而為四方所取正也。○蘇曰疆畫經界理分土地。○朱曰此下四章皆述王冊命名穆公與公復于王之辭首尾大抵類今人所藏古器物銘識蓋古人文字之常體也再言江漢之滸者繫上事起下事

也。陳曰王命召虎自彼江漢之澣而伐之非謂
 宣王臨江漢之地而命召虎也。蘇曰王命召公
 辟四方之侵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非以急之
 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朱曰但使其來取召公
 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東萊曰淮夷在南
 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李曰此以見復
 文武之竟土也。

王命召虎來自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無曰予小
 子召公是似肇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曰旬徧也

李曰十日為旬則旬訓徧明甚

蘇曰宣布也。朱曰

自江漢之澣言之故曰來。鄭曰召公康公夔召

虎之始祖也。朱曰翰幹予小子王自稱也。毛

曰似嗣也。東萊曰肇始也。毛曰敏疾。鄭曰

我猶女。毛曰公事也

朱曰功也

朱曰言王命召虎來

此江漢之澣徧治其事以布王命

蘇曰南方既平王命召公來歸

於周徧治四方而布行其政

鄭曰昔文武受命召康公為之楨

榦之臣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陳曰汝不必言

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

朱曰但自為似女召

公之事耳。李曰：女今無以我為小子，不足與有為。女當繼女召公之功也。曹曰：女但思似康公周室其東萊曰：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朱曰：我是以嘉女之功而錫女以福。

釐力之爾圭瓚才早一卣音告于文人錫山土

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曰：釐，賜也。九命錫圭瓚。瓚，孔曰：賜汝以圭柄。

官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明堂位曰：裸用玉瓚。大圭注云：灌酌鬱尊以獻也。瓚形如

葉容五升，以大夫。鄭曰：瓚，黑黍酒也。謂之鬯者，圭為柄，謂之玉瓚。

芬香條鬯也。曹曰：謂瓚即鬯，人所謂鬯，其瓚也。而飾之是也。又取鬱金十葉為鬯，百

二十貫為葉，蒸之以和鬯酒，謂之鬱鬯。即鬱人所謂祭，祀賓客之裸事，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是也。

孔曰：釋器云：卣中尊，按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及尚書左傳皆云：瓚一

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蘇

曰：文人先祖之有文德者。鄭曰：周岐周自用也。

蘇曰：自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

其先祖。曹曰：祭統曰：君賜爵祿於太廟，祭之日，君

執策命之，再拜稽首受策，以歸而舍奠于其廟，故

召虎受山川土田之賜，則併釐以圭瓚。瓚，使歸

告于召公之廟也用其祖康公受封之禮岐周周之所起

為其先祖之靈故就之孔曰時實周世而特言于周受命明非京師以虎祖

康公在岐周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今虎嗣其業功與之等故往岐周命之祭統曰賜爵祿必于大

廟以岐是周之所起有別廟在焉未曰古者爵人必于祖廟示不敢專也又使往受命于岐周從

其祖康公受命于文王之所以寵異之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人

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但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

令聞音問不已天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曰對答也毛曰揚稱休美也陳曰王休王之

休命。鄭曰作為也。毛曰考成天施洽和洽也

。陳曰召虎受此休命上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

於召公劉濟曰以召祖所成之業而對宣王也在昔康公所以弼亮邦家文武實有賴焉其

後經屬王之壞而幾於墜矣召虎可不作而成之

乎。曹曰宣王以康公之事命召虎即以康公之

事成之使宣王求有令聞而文德晉洽是所謂以

康公之事成之者也。朱曰言穆公既受賜遂答

稱天子之美命作康公之廟器而勒王冊命之辭

以考其成且祝天子以萬壽也古器物銘云邠拜

稽首敢對揚天子休命用作朕皇考藝伯尊敦邠

其眉壽萬年無疆語正相類但彼自祝其壽而此

祝君朱曰繼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

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

心於此可見矣

朱曰言武功之不可恃亦所以戒之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

然

朱曰詩中無常武字召穆公特名其篇蓋有二義

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以有

美而有戒也。段曰詩中摘其字而名則名未必

有意詩有特立其名則名有其意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下同祖大師皇父整我

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孔曰赫赫明明者宣王命將之顯也。朱曰卿士

即皇父之官也。鄭曰南仲文王時武臣也。朱

曰大祖始祖也大師皇父之兼官也。鄭曰整齊

修治。朱曰戎兵器也。孔曰敬恭戒懼也。王

曰所命之卿士言其世則以南仲為大祖言其官

則大師言其字則皇父也

蘇曰皇父以卿士而兼大師。陳曰自冢宰而

下謂之六卿大師而下謂之三公既曰王命卿士又曰大師皇父古者三公官不常有或以卿士之長者上行其事春秋之時所謂宰周公是也周家不特設三公皆兼職而已如周公以冢宰兼大師

也鄭曰命將必本其祖者因有世功於是尤顯蘇曰

稱其世功孔曰天子六軍軍各有將今獨命皇父

使整六師蓋中軍之將尊為元帥故特命之使總

攝諸軍也。曹曰今復為大將整頓六師修飭戎

事以討淮夷之叛命者。孔曰師嚴器備當恭敬

以臨之戒懼以處之。董曰伐其暴亂所以惠之

也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戒我師旅率

彼淮浦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

毛曰尹氏掌命卿士孔曰即內史也凡命諸侯及

云冊謂以簡冊書王命。又曰此時尹氏當是尹

吉甫吉甫卿士而掌命臣者蓋為卿而兼內史

程伯休父始命為大司馬李曰楚語云重黎氏世

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守而為司馬鄭曰率

猶也。毛曰浦涯也。朱曰徐土徐州之土淮北

之夷也。下章所謂徐方徐國亦即此爾曹曰按禹

淮為徐州徐州東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

衆矣若淮夷則東夷之種散處於淮浦者耳費誓

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與孔安國謂此戎夷帝王所

詩集解卷三十五

五

有所鄭曰三事三農之事也孔曰大宰九職一曰三農生九穀注云三

自矣農原隰及平地也。朱緒業也。孔曰上命元帥

此命司馬王謂其內史大夫尹氏汝當為冊書命

此程國之伯字休父者為大司馬。朱曰上章既

命皇父而此章又命程伯休父者蓋王親命大師

以三公出將而謂內史命司馬以六卿副之耳。

鄭曰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孔曰大司馬職云大蘇

曰故使之左右陳其行列而戒令之曰徃徇淮之

上而視徐土無久留處其地以患苦其民。鄭曰

三農之事皆就其業王曰所謂耕者不度也。曹

不留不處然後三農得以就緒日師之所處荆棘生焉故必

赫赫業業有嚴天子王舒保作匪紹匪遊徐方繹音

騷震驚徐方如雷如霆徐方震驚亦

王曰赫赫顯也業業大也。朱曰嚴威也。毛曰

舒徐保安也。鄭曰作行也朱曰言王師舒蘇曰

紹急也說文曰紹糾繫也。曹毛曰遊遨遊。朱

曰繹連絡也。毛曰騷動也。曹曰雷能震物而

霆則雷之迅擊者也。蘇曰王之南征也人望其

赫赫業業之威而畏之曰有嚴哉天子也。曹曰

雖以天子之威重如此亦必安徐詳諦而後動。

蘇曰王則徐而安行不急不緩而徐方之人莫不

震動王曰徐方既解騷則如雷霆作於上不遑安

矣。王曰此章但言徐方則知宣王之兵及淮而

未及徐方而徐方已震驚也此以見先聲也次章

則言征淮五章則言征徐末章則言徐方之服其

次序皆可考也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闕如虺虎鋪敦淮濱

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朱曰進鼓而進之也闕奮怒之貌虺虎之自怒也

鋪布其師旅也敦厚集其陣也仍就也老子曰攘

臂而仍之截截然不可犯之貌。孔曰既到淮浦

臨陣將戰王乃奮揚其威武如天之震雷如人之

勃怒言嚴威之可懼也即進而前其虎臣之將闕

然如虺怒之虎令布陳敦厚之陣於淮水濱涯之

上就執其衆虜又曰此篇上下不言其戰蘇曰王

師之所在截然無侵掠者。曹曰成王之時淮夷

嘗叛伯禽之世亦與徐戎並興今徐方雖皆震驚而猶未肯屈服則以習亂故也

王旅嘽嘽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

繇繇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孔曰王旅王之師旅。毛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

擊如翰疾於飛若鷹鷂之類擊擊衆鳥者也孔曰

江漢其廣長似之也。毛曰苞本也。孔曰兵法

有動有靜靜則不可驚動故以山喻動則不可禦

故以川喻。李曰繇繇不可得而絕曹曰繇繇其

翼翼不可得而亂曹曰翼翼其蘇曰不測不可知

測不克不可克勝也。毛曰濯大也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

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蘇曰猶道也。鄭曰允信。朱曰塞充實。陳曰

允塞豈尚詐哉。鄭曰既來已來告服。孔曰既

同與他國同服於王。鄭曰來庭來王庭也回猶

違也。朱曰還歸班師而歸也。又曰言王道甚

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有常德以

立武事因以為戒者是也。曹曰宣王待夷狄以誠實之道不用詭謀詐計徐方於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於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方來同則由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也。故以徐方既同為天子之功。李曰此雖將臣之功原其所本乃天子之功也。宣王北伐獫狁西征羗戎南威蠻荆獨徐方未服今徐方來朝於王庭則四方既平矣於是王命凱旋而行飲至策勳之禮焉。劉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瞻仰音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瞻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音塵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

定士民其瘵側界反蝨音年疾靡有夷屆罪罟不收

靡有夷瘵勅留反

毛曰填以厲惡瘵病也。朱曰厲食根曰蝨食節曰

賊。孔曰蝨賊是害禾稼之蟲蝨疾是害禾稼之

狀。王曰夷平也。鄭曰屆極也。歐陽曰述民

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

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為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鄭曰如蠹賊之害禾稼無有止息時施刑罪以羅網天下而不收歛亦無止息時。蘇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福無所定則民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為之蠹賊刑罰為之用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之稅

鄭曰人有土田女反有之人有民人女覆奪之此

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毛曰收拘也。鄭曰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為梟反古亮為鵠反處之

婦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

誨時維婦寺

毛曰哲知也。朱曰傾覆也。鄭曰城猶國也。

歐陽曰士多才智者則能興人之國。王曰婦人

以無非無儀為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

。陳曰懿美也。鄭曰厥其也梟鵠惡聲之鳥喻

褒姒之言。李曰漢谷永舉懿厥哲婦顏師古注云言幽王以哲婦為美。鄭曰長舌喻多言。李曰婦人之多言乃為禍亂之階。歐陽曰婦寺者謂婦人與寺人言婦寺者舉類而言爾。蘇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王曰幽王如上所刺則荒昏故也其荒昏則婦言是用故也。鞫人忮之反忒譖始竟背音豈曰不極伊胡為慝如音賈音三倍音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音鄭曰鞫窮也。毛曰忮害忒變也。鄭曰譖不信也竟猶終也。陳曰極至也。鄭曰胡何慝惡識知也。朱曰賈居貨者也三倍獲利之多也。鄭曰婦人之長舌者好窮屈人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曰其始也譖是人其終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陳曰如是而窮人豈曰不至矣乎何尚為惡而未已也。鄭曰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為非宜猶是也。

孔曰婦人不宜典朝廷公事而休止蠶織惟干預男子之

政

天何以刺何神不畱舍爾介狄維予胥忌不_音不

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毛曰刺責也。蘇曰介大也。予閔也。毛曰類善

殄盡瘁病也。蘇曰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畱王

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

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王曰王乃舍

予胥忌而已。凡伯大臣之忠賢者也。與夫天之降

忠賢之大臣胥忌則孰與王為善者乎。不祥廢幾王懼而自修今王遇灾而不乎不慎其

威儀。朱曰今王遇灾而不乎不慎其威儀又無

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

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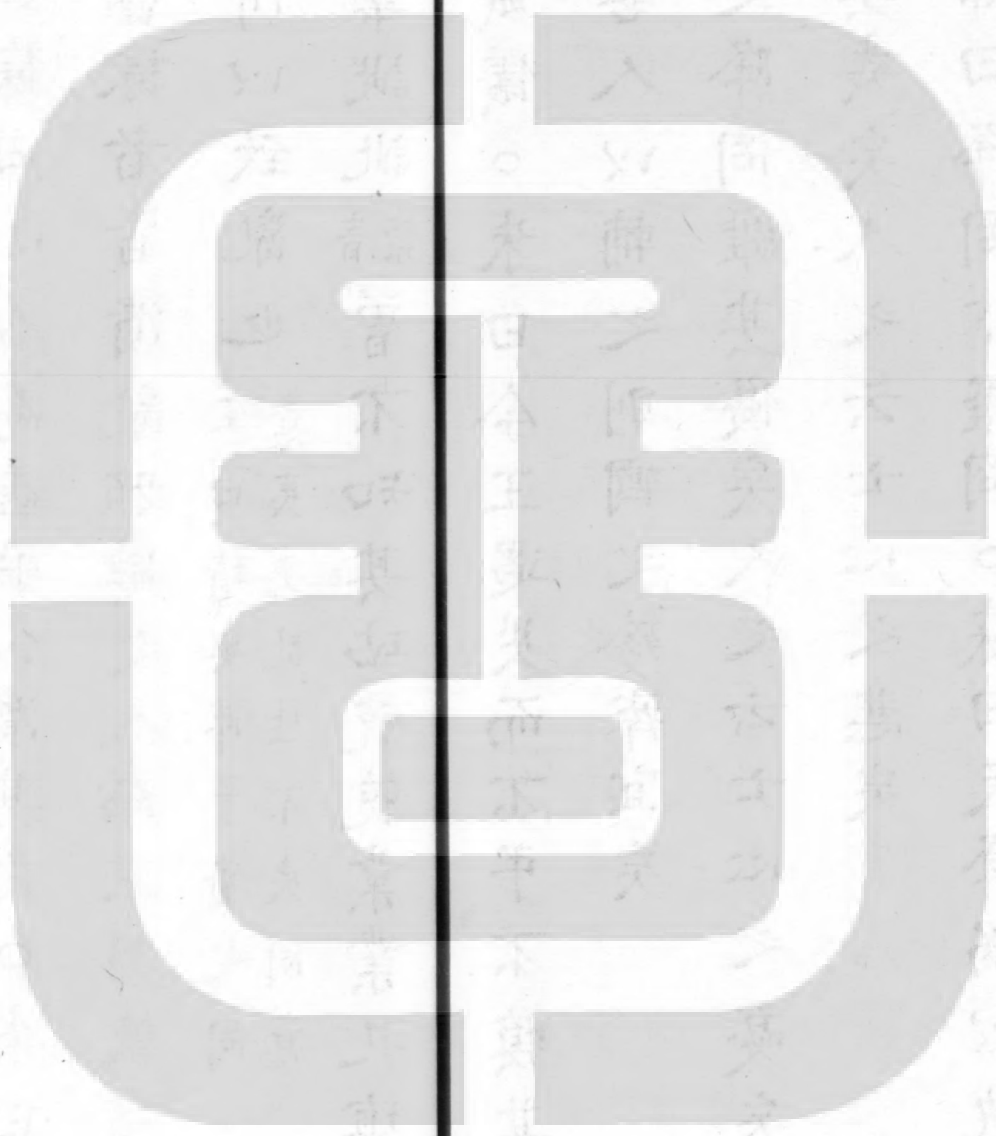
鄭曰降罔下羅罔。蘇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

之執禽獸也。優多於前也。毛曰幾危也。鄭曰幾

東萊曰以下闕

毛詩集解卷之三

七



○朱曰此刺幽王任用小人以致饑饉侵削之詩

也

天降罪罟蟲賊內訌

反户工

昏椽

反丁角

靡共

音

潰潰回

詩集解卷二十五

廿五

適音聿實靖夷我邦

東萊曰天降罪罟所謂天之降罔也。毛曰訂潰

也。朱曰昏椽昏亂椽喪之人也。鄭曰昏椽言闇人也椽毀其陰

者也。曹曰闇寺人之守門者靡共無肯共敬於職事。毛曰潰

潰亂也。孔曰回適邪僻也。朱曰靖治夷平也

。蘇曰小人為蝨賊以潰其內。朱曰言此蝨賊

昏椽者皆潰亂邪僻之人而王乃使之治平我邦

所以致亂也。王曰靖夷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爽同意

臯臯訛訛音紫曾不知其玷兢兢業業孔填音塵不寧我

位孔貶

朱曰臯臯頑慢之意。王曰訛訛然以苟訾為事

。朱曰玷闕也。鄭曰兢兢戒業業危也。朱曰

填病也。毛曰貶墜也。朱曰言小人在位所為

如此而王不知其闕至於戒謹恐懼甚病而不寧

者其位乃更見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西苴音七反。如我相此邦無

不潰止

毛曰潰遂也。曹曰潰訓散訓亂草散亂則茂盛也苴水中浮草也。

鄭曰潰亂也。朱曰相視水中浮草棲於木上者

言枯槁無潤澤也。王曰民蕩折離散無復生理

故如彼棲草也。孔曰我視此邦無有不亂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稗皮賣反

胡不自替職无音斯引

鄭曰時今時也。朱曰時是也毛曰疚病也。鄭曰茲此

也。朱曰疏藹也。稗則精矣。鄭曰米之率藹十稗九鑿八侍御七。孔

曰九章粟米之法云粟率五十藹米三十稗二十

七鑿二十四侍御二十一言粟五升為藹米三升

以下則米漸細故數益少四種之米皆毛曰替廢

以三約之得此款也言此明藹粗於稗

也。鄭曰職主也。毛曰况兹也。朱曰况引長也

。朱曰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

未嘗若是之甚也。李曰但是言昔者富實未有曹

曰夫何故厚取於民而耗之於小人也。毛曰彼

宜食疏今反食精稗。李曰見小人鄭曰小人何不

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為亂之事乎

矣職无音斯弘不裁我躬音我躬

毛曰頻厓也

曹曰說文云頻水厓人所賓附頻

蘇

曰池水之鍾也泉水之發也。鄭曰溥猶徧也。

朱曰弘大也。蘇曰池之竭由外之不入泉之竭

由內之不出。鄭曰今時徧有此內外之害矣。

曹曰

內外俱竭為害徧矣

朱曰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

此其為害亦已廣矣是使我心專為此故至於愴

况日益弘大而早夜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

乎。李曰其害廣矣小人猶復主此禍亂之事日

以洪大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

音闕

國百里今也日蹙

子六

反國百里於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曰先王文武也召公康公也言有如者時賢多

非獨召公也。毛曰辟開蹙促也。蘇曰文王之

世周公治內召公治外故周人之詩謂之周南諸

侯之詩謂之召南所謂日辟國百里云者言文王

之化自北而南至於江漢之間服從之國日以益

衆及虞芮質成而其旁諸侯聞之相率歸周者四

十餘國焉。朱曰今謂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

毛詩集解卷之五

五

侵諸侯外叛也又歎惜哀痛而言今世雖亂豈不

猶有舊德之人可用哉言有之而不用耳曹曰當是時禍

亂雖已窮極然去宣王中興之日未遠其舊臣故老無尚存者乎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句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五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周頌闕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六



原件短缺

卷26~30都仅存卷端一页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七
周頌 闕



毛詩集解卷二十七

毛詩集解卷二十八

周頌
關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八
周頌 關



毛詩集解卷二十八

毛詩集解卷二十九

毛詩集解卷第二十九
魯頌 闕



毛詩集解卷二十九

毛詩集解卷三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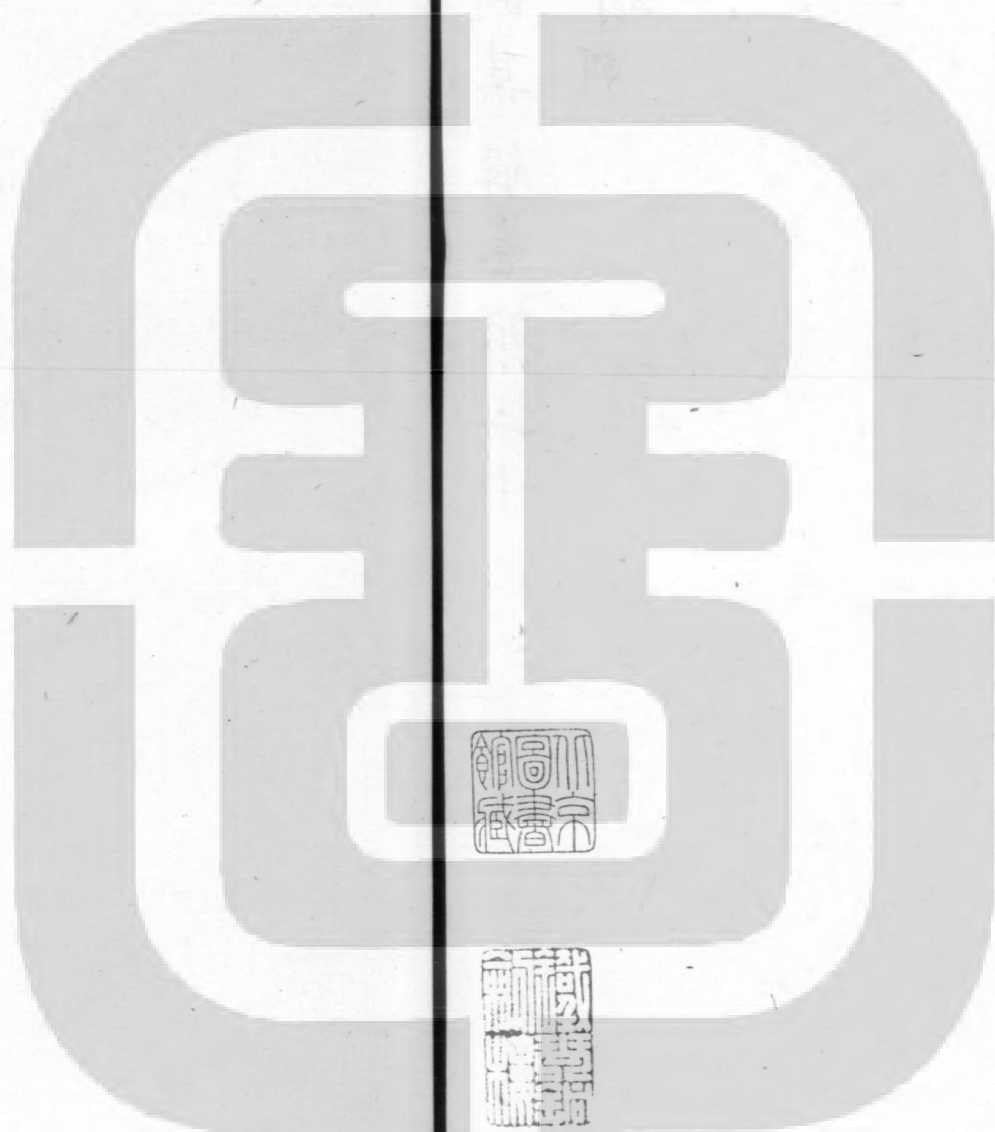
毛詩集解卷第三十

商頌闕



毛詩集解卷三十

毛詩傳解卷三



小同館藏

藏書

雪苑宋氏藏書

